

下去則亦長留于此而如此疲弊恐難支持朝廷不可不另為
蘇復之策也庚午年倭亂之後倭人連續作賊於安骨浦突
入圍城其時熊川縣監蘇起能射者也死傷頗多遂見挫而又
柳駢年為兵使李安世為水使時倭復入寇臨敵大射敗衄而
退其勢既屈然後日本亦遣使中請之故許之然其時許之甚
輕酌定船數亦為過多貽弊至今今雖不可容易改之然接遇太
驕不可不節南方備禦雖以為難而實易言若善於候望謹守
關防固我邊備而已則倭寇雖來無能為者矣 上曰烽燧之
事以成肅為今欲推之亦難矣第以烽燧分明然後朝廷得知
其邊報之緩急而今之虛偽至此後弊所關故已令敬差官撤
推之矣仁鏡曰烽燧之事夜以火報邊晝以烟氣相通在法尤
重而近來萬事解弛非一日而然矣推之恐亦難也仁淑曰彼
蛇梁之不至於陷城亦幸矣大抵各浦水軍等能知操弓者蓋
寡雖多亦奚以為蛇梁之戰自寅時至巳時相接防禦之軍若
有能射者則豈止殪一人而已乎方今軍額凋耗尚不能充數

况望其有才乎此特因臣所見而啓之也且近來有一弊習六
鎮府使邊方重任故自古皆以堂上官擇遣今則年少而登躡
顯秩者皆生厭避之計無一人以舊為堂上而去者率皆以新
授堂上者差遣至為不當且武臣一人入六鎮後不再任已成
格例人材有限擇任亦難矣上曰再任一鎮則不可也若他
鎮則有何不可仁淑曰古則或有一人徧任六鎮者而今則若
或有再往者皆懷獨賢之嘆弊已如此慶渾曰風俗之薄亦有
由矣蓋風俗之淳漓由於士習之羨惡也已卯之時自上勵
精圖理賢士亦為輩出上下同心共起治道第以人不能皆賢
事未嘗有漸年致變亂故罪之然物情未知其由士林之間咸
以為有氣節之故而獲罪少有觸諱之言不敢出口父兄所以
教子弟子弟之所受於父兄者皆以唯唯欵熟為尚頽靡成
習一至於此朝廷之上亦頓無士氣積習得痼因而大臣或有
汚貪不道之事指沈貞金安老等也莫能糾正及國事已誤而後始起而
救之損傷國脉亦已多矣彼已卯之人其矯激過中之罪罪之

或宜矣而其後得權之臣皆懷邪譎恐已卯之人復出則有妨於其事漸益錮禁公論尤為不行使其無邪之本心至今未表于一世是以侍從臺諫交章而不已也今若下教以為光祖等初以過激罪之然心實無邪故還給其爵牒云則庶乎有快於物情矣 上不答○傳于政院曰今此蛇梁作賊倭人使對馬島主擒送則不無誣飾而且必邀功斷不可也今於經筵有請乘此機會拒絕云今雖拒絕若終不能拒絕則我國示倭之言亦不信重也如此犯邊之事似若不知亦異於事體右相亦曰通諭為當予意以為先通諭對馬島及諸倭等曰後復如此犯邊則當為拒絕云何如招政府郊官後日合坐之時政府全數禮曹堂上會議以啓○尹殷輔洪彥弼丁玉亨權應昌議近於我國密近上國之境獫狁等多聚黨類屢入作耗大肆殺掠今又果如走回唐人之語則方山等處竊藪可慮防備諸事倍加措置別遣秩高有武才人守禦似當但方山上下江水方漲稀有成灘可涉之處似無大舉入寇之勢在前農民布野之時彼

虜等潛伏林莽乘便草竊不無也令兵使時常巡檢申勅諸將
遠斥候謹烽燧常如敵至日新待變何如傳曰啓意知道○己
丑傳于政院曰近見日候頗有旱徵予甚憂之頃者春雨似洽
予以為或有西成之望大抵春雨數則夏有閔雨之嘆觀外方
啓聞則或有下雨之處然日候適如此如祈禱之事則不可容
易為之正阡陌修溝壑掩骼埋胔及審理冤獄等事言于禮曹
而為之○庚寅 御夕講侍講官羅淑曰頃者持平姜應台以
臺官失體事掌今韓叫於經筵啓違南宮翼以水運判官遽為
六品故頃於啓覆執義羅允明入侍論啓此人驟陞之事吏曹
判書申光漢啓曰此人前為漢城府假郎官通計其仕則有餘
云常時門蔭之人不可通計前仕而申光漢自己不當之事似
若自明而羅允明不即面啓其失退則通簡于同僚曰南宮翼
事今日聞吏曹判書之言如是停啓可也云姜應台欲論此事
已詣闕後僚議不一報簡到昏不來應台適有著承傳事著而
還去此不至於失體通簡而不及來之意若言于承旨而去則

善矣而特未及思之耳韓叫入侍經筵論啓姜應台失體之事

亦不待同僚報簡遽自啓之此乃為失體待僚議後啓之未晚

而徑自啓駁同僚恐有後弊也其日南宮翼停啓事姜應台時

不適也則亦當通報而不為恐亦有後弊也常時臺諫通簡非

緊急之事則不為南宮翼一微官耳停啓之事待坐起猶可議

之而遽為通簡亦是失體且今倭變如此則法官當驚愕論啓

而只請推考視為常事亦不如法官之事且頃者多大浦萬戶

柳詵等犯軍機重事當以軍令罪之自上末減一減充軍只杖

身則法官亦當啓而不為物情未便上曰所啓憲府之事餘

皆不知至於南宮翼停啓事坐起後完議可否為當而為一微

官之事急急通簡果為非矣今似被論適之可也○傳于政院

曰經筵官羅淑所啓韓叫羅允明顯被論駁固當適之他餘臺

官大司憲李滸掌令白仁亦以不論啓水使許事并欲適之乎

承旨鄭大年回啓曰臣退在閣門之內問于羅淑則果如下教

并欲適之又傳曰侍從所啓多大浦萬戶等事非自己所犯乃

遣軍官搜討而致此與親犯者有間故未減矣此意指弘文館
官負言之且水使於海路之事乃自己任事也予初不知倭寇經
行水營之事物情果以為未便也若拿推則不可在職先改差
而拿來事奉承傳可也○尹殷輔洪彥弼尹仁鏡李芑權燈任
權申瑛金益壽議我國待倭一出於厚彼宜感激有加輸款之
不暇今乃忘國厚息多聚凶黨乘其不備寇亂邊鎮此必恐動
我國欲悉復歲遣船數也斷不可似若不知徐觀烟火等島搜
討啓狀留館小二殿及馬島諸倭處當語之曰國家待汝輩一
出於厚而尚給兇頑乃於本月十二日多聚黨類入寇蛇梁其
背國厚息極矣在所謝絕不更通信此實汝等自絕尚誰咎哉
以此意曉諭使之有所戒懼何如啓下禮曹○以林百齡為司
憲府大司憲任虎臣為執義李滉鄭希登為堂令李英賢李天
啓為持平方好義為慶尚右道水軍節度使○辛卯憲府啓曰
慶尚右道水使方好義前為本道兵使時侵漁軍卒至於叛鎮
後為守令又有不謹之論大抵將帥之任非徒取其弓馬之才

必使撫恤軍卒使之和輯然後緩急可恃况軍卒凋弊莫甚於此時如此之人決不可遣請適金海物衆地大詞訟浩繁近來凋弊亦甚非有幹能諳練者不能堪任府使金殿雖有武才不合大處請適答曰方好義南方軍卒叛鎮之事予更聞之乃軍卒自中相亂也後為守令所誤之事未可知也方今南方防禦最緊且乏人之時有武才人故差之矣許礪今已拿來又適此人則彼鎮以曠不適之無乃可乎有武才之人不可以一失永廢不用也金海府使金殿其人物則未可知然以堂上之人且有武才關防緊重之時不必適之○以江原道觀察使金光啓

本朝珍官奴

京同

其妻母

外今

歐打侵

虐事

謹雖

明

下于

政院

曰此京同歐辱妻母之事其罪證已皆昭昭承服而監司都事

成世以三年之囚而且已十七次刑訊欲論以疑獄而放之常

時罪人及事干之言各異而其元告之言亦各不同累次受刑

而發明則以疑獄報于政府或有啓聞疏放之時矣此則事證

一一明告而敢啓如此至為非矣此公事刑曹知而回啓事言

之○傳于政院曰前者庚午年倭亂之時東平館留倭等自推
驚惑樂至不測今者南方亦有如此之變彼留館倭人輕躁
之性自中之亂不無或至於不測凡言語慎勿使驚惑後日待烟
火等島搜討後更為議得而來另加慎密不得使下人言之雖
言謝絕之事亦從容開說勿使驚動發怒可也此意招禮曹郎
官言之○以尚震為知敦寧府事慎居寬為吏曹參判閔齊仁
為刑曹參判許伯琦吳祥為弘文館校理南宮忱為司諫院正
言○卯時日色深黃西照木葉皆黃傍有白氣圓如日形移時
乃滅○壬辰 御朝講檢討官李湛曰臣曾為禮曹佐郎掌客
人接待之事野人則已待倭之事實為重難通計歲遣船之數
則對馬島主三十隻其子宗盛守二隻諸酋亦幾二十餘隻受
職者又十餘隻小二殿一年再來每行二隻大內殿則三年一
來其舩亦多通計一年至於六十餘隻當初立法之時大舩則
四十人中舩則三十人小舩則二十人以是定限不可加減而
今則托稱數外格倭冒索糧料雖有差等不得已并給除此

糧料外又有公貿綿布所數甚夥滿載六七十船而去生民衣食之源坐而輸盡至為可憂且聞古者公貿絲布之數彌中之來也纔五十餘同安心東堂之來至於一千四百餘同受竺東堂之來則九百餘同其數之多今倍於古今來小二殿公貿之數務從減約而亦四百餘同俗以五匹為一公貿至此而又有百姓等私相貿易之物米穀殆盡且浦所近處各官倭料已竭今皆遠輸於他邑而廩給云雖無邊警自至凋瘵日甚如臣書生有何所知彼倭人等雖曰交隣唯以貪利為心非有以禮義相交乘此有釁絕之何如上曰此言似當待倭之弊果不偶然宰相等亦有拒絕之論但我國邊民若不往來海外則雖拒絕何害今若拒絕使倭人發怒則海採船及濟州往來船必受其患且交隣之道亦不可遽為一切之計也厥終永絕與否姑不可預度然今欲以言開諭其拒絕之意何如蛇梁作賊之事日本大内小二殿則容有不知之理至於對馬島則不可不知領事尹殷輔曰今此賊倭依接作耗之虞臣等思而未得

似於蓮花欲知等島依傍而出入作賊也水使許碾欲於十八日
搜討云而其書狀迄今不來若盡搜討於可疑處而果皆無有
則留浦倭人甚多恐其所為但弓矢器械兵船至於二十餘隻
云似非留浦倭人所為必自對馬島早發後泊于木島加德島
而作賊也今不可似若不知當語之曰國家待汝輩一出於厚
爾宜款服敬順之不暇今乃背恩忘德為作賊之謀接待何異
不如拒絕云又以此意言于留館小二殿及馬島諸倭則皮對
馬島衣服飲食專賴於我必將悶極 上曰其形迹非偶然而
來豈留浦倭人之所為耶依泊絕島若於不意更入作賊則邊
將搜討之舉亦不得已也更思之其賊倭若一二船則猶之可
也如此大舉之時儻或輕發則得無有後悔乎人君待敵之道
來則拒之去則不追况倭人長技在於船上若海外追逐卒然
相遇則又恐見辱也邊將已請搜討今不可及止矣大抵遠追
窮寇實是危道也毅輔曰誠如上教倭人能於水戰若我軍
遇於海上至於短兵相接則失措必矣 上曰窮寇不可追也

倭人敗去必盡死力以備禦搜討無乃不可乎且朝廷之事於倭人處易為傳通故俾令嚴密事非已教于禮曹矣前於庚午之變留館倭人處言之者驚動故輕躁之人自相駭惑幾有不測之變禮曹另加嚴禁俾勿交通可也大臣之議欲於搜討馳啓後諭其拒絕之意云搜討啓聞後禮曹從容開諭使勿驚動言之則復有如前之弊禮曹預度而言之特進官申瑛曰昨有傳教臣等亦有所聞凡朝廷之事客人無不畢知故前於政府相議時亦屏人密議昨日傳教之後即招倭通事戒以凡事漏通專由爾輩之致云國家厚待倭奴反生驕心今來小二殿及常倭等事使房守軍士將糧料之餘及雜物小小貿易一切役使少不稱意輒加侵虐館官禁止則曰不過不接我輩而已安有如此之事不思感德唯務逞欲近者對馬島第一船泊于浦所其書契又求駿馬此前古所無之請也其志不遜恐有異心而然也大司憲林百齡曰倭人來往一路若發怒則各官畏侍而鄉通事等於自己有利故符同指喉甚為猥濫且聞倭人言于中

原曰朝鮮狀事於我我當序於其上云乃不念厚待之恩反生
驕心爭班上國其言如此辱莫大焉交隣之道亦當有節雖不
能永絕及於此時裁制為當 上曰頃身憲府囚徒單字以倭
通事張錫祉等交通客人漏洩朝事將為推治云但推其人則
必不直招須於宣慰使李若絨問盡得其實然後推之似宜百
齡曰以倭通事符同指喉之故南方一路極受其害倭人有或
以刀穿罷其籠曰運輸之人作穴偷取吾物因而督徵物貨為
弊不賞此人時未推察矣臺中所聞如此且留浦倭人出入無
忌時或踰牆殺越邊氓故朝廷議遣築熊川城盡驅居民移入
城內以防交通之弊臣為慶尚觀察使時巡察便否啓聞事有命
往詢土老之言留浦倭人自有外墻防閉若嚴則可禁出入不
為彼之驕傲反駮吾民於城中大損國威云臣意亦恐益生驕
氣故防啓矣 上曰昨見江原監司啓本蔚珍官奴以枷隅打
其妻母又為口不可道之言監司請論以疑獄云予意萬無疑
端不可專釋也百齡曰此人公事則時未及見之頃於十三日

畿甸內降霜揚根之境至於平野盡白此乃純陽之月災變之
酷莫大於是詩云正月繁霜我心憂傷當長養之節降肅殺之
威此危亡之兆也又曰人之訛言亦孔之將幽王之時天譴上
降訛言下行其必有顛喪之意先儒論之詳矣上觀天災俯察
時事以今揆古不差毫髮雖不可指為其事之應遇非常之變
自上者事事惕慮則或可以消災矣今上有可駭之變下則
人情之頑詐到今尤甚朝廷間微細之訛言雖不敢一一啓達
正如幽王之時矣 上曰純陽之月至於霜降至為駭矣人心
之頑詐固不可立法一朝而化自然上下知此意而鎮定則庶
乎變化矣獻納李首慶曰昇平日久勵精圖治漸不如初雖遇
大災別無警惕之意下情悶焉且天災時變雖甚可憂有大於
此者十餘年凶荒民不聊生今年市上綿布直米三升飢歎之
災至於此極而上下狃於尋常講求荒政亦不如前日堯湯九
七年之水旱亦豈至此自 上不為側身修行徒事虛文豈有
消災之理願加軫念焉採取人言方見物情近來公論所發輒

拒不從亦不優容故下無進言之路上下阻絕雖有綱亂之萌
迫在朝夕誰肯極言乎子惠困窮從諫弗咈之美俱不如初物
情極為憂悶百齡啓前事金澍如啓餘不允○諫院啓慶尚右
道水使方好義性本貪汚且多猥濫之事到處不謹下人怨苦
見敗者非一猶不懲艾縱恣無忌况今本道有警必須擇將然
後撫綏軍卒以備防禦前水使疏計既已被拿有此邊警之時不
可久空其鎮此人決不可遣請速遞之各別擇差使速赴任如
啓○內醫院提調尹殷輔鄭順朋及都承旨鄭大年等承命詣
賓廳傳曰去春以風寒久未寧差復後始為視事自近右肩甲
酸痛或痛或愈欲廢事調理而頃者久不視事今復廢事不安
於心支持十餘日尚未快瘳或付救苦膏或熨之亦不見效今
朝則甚痛欲不為經筵而昨既命為今遽停之則下情必致驚
駭故為之耳此非如他病雖不至卧痛近欲廢事調理或針灸
或以五木水沐浴而針灸則似重難待五月間沐浴於五木水
何如自上所為事非輕故言之殷輔等回啓曰向者未寧之時

以以停經迄為未安不久視事前證復發久而未寧今亦平復
未幾視事故此證又發今日若又未寧雖不御經迄何妨而強
御至為未安今後平復既久然後視事為當五木水沐浴緜日
候極熱議于事知醫負而為之何如傳曰此非以前證而然也
日候或寒或熱時令不調之致也沐浴則與事知醫負臨時議
啓為可○自巳時至申時日色薄○癸巳以崔彥英為慶尚右

道水軍節度使○甲午政院以京畿監司洪書狀今四月二十

丁字問火燒無餘姑言帳幕安啓曰今日雖致齋此書狀乃火

燒陵寢至為駭愕之事致入啓傳曰前例 祖宗陵寢失火或

木石雷震則遣官致祭也此陵雖與 祖宗陵寢有間然此書

狀速下于禮曹使為公事可也○內醫院提調尹致輔 兼順等

請賓廳問安傳曰肩甲或痛或差此非如大病乃風氣所致不

必問安也殷輔等啓曰如上證金絲萬應膏為最良下人試

之多有得效者考於方文雖不的確指治其證而大槩能消毒惡

瘡去濃生肥云又其所劑多入治風材成團付之有何害焉且

其治證雖無異付救苦膏更付此藥以試效何如且此藥本不在於兩醫司而右承旨安珰前為全羅道觀察使時劑之今又於政院劑而截之今雖欲用而求於醫司固難得之請以政院所截者入內過七月後劑入何如且安珰精於藥理為藥房提調則雖劑其藥必擇藥材而精劑前者亦以知藥理者為提調矣傳曰以承政院藥給予藥房團而作片如救苦膏體入內可也且欲以安珰為外醫司提調乎為內醫院提調乎若內醫提調則例以都承旨為之外醫提調後若有闕下批可也今不須汲汲為之殷輔等回啓曰前者亦有內醫副提調朴英為承旨時各別為之矣是故敢啓傳曰知道○傳于政院曰厚陵失火事書狀以為衝火云其言以當丁字閣孤單之虞萬無自然連燒之理必是衝火也守護軍等所以衝火者以參奉等日事侵漁故怨嫉而然也

丁應虛為參奉措克日甚雖在京家飲食之物責辦於守護軍故有不能堪云

大槩各陵參奉等不恤守護軍惟事侵漁云言于禮曹常加檢舉使不得侵漁可也又傳曰厚陵參奉丁應虛無交代而便棄

陵所上京云并以此意推之○日暈○未政院以禮曹意啓曰

前日大臣所議蛇梁倭變事待慶尚水使許蓮花等島搜討後小

二殿使臣西江及留館常倭等處言之矣今搜討啓本蓮花等

累日不見已來當即言之自曹六遣郎官言之似為輕忽且彼

留倭等則已聞蛇梁倭變之事而略無驚懼之色言于通事

等曰此必中間水賊之所為也吾等回還亦可畏矣其得聞之根因

則未可知也如此之意別坐李翔及通事當即來告于本曹而

不為焉諳推考科罪而其好言之事則饋餉之時以言語相通

請於此時言之以觀其辭色而書契亦并入所議之意修答何如

傳曰近來朝廷公事通事等旋即漏通於倭奴不可尋常禁斷

也今禁府推之別示嚴重之意可也別坐雖不如通事館中之

事不曾檢舉故使言語得以出入并令禁府推考為當東平館

別坐及丁應虛罷職事先奉承傳可也又傳曰厚陵咨奉或呈

辭或囚禁假直官負速為差遣東平館官負亦皆彼囚客人所見

處不可無官負大平館比平館官負中速分差以遣可也○傳于

政院曰常時陵上頽落則禮曹堂上馳進奉審例矣丁字閣則令

京畿監司更加奉審以啓而累日程途禮曹堂上不必更審而况

今方農劇若不待已使禮曹堂上往而更審則若安神祭獻官而

兼為奉審何如議于禮曹而啓之政院回啓曰奉審為當○以

廢尚道觀察使李彥辭狀義海議送內奴婢決訟時其喪人金應

其逃婢許接人尹獻交親觀察使請辭備聽悉令亦承順監司

志意不公分揀訟庭揚惡聽理未安云云正百計思量所謂尹

稱名人素不相識而構成無理之言公然誣毀不徒此也道內

人心頑悍訟官觀察使所為不愜於心則肆為誣誣有開風俗

故李軒因禁指考刑問三次第十八日病歿李軒子年亦設誣

胥訟官多般誣毀觀察使聽尹獻請囑刑推其父事呈司憲府

移開在職未安加以臣本多疾病受此重寄龜兔供職上氣

真病證無發雖累日調理不得差復多滯礙務請適臣職書

下于政院曰觀此辭狀若歸咎於監司及守令則監司當先啓

聞避嫌而自上命勿避然後可得為其公事而李軒歸咎義城

縣令而使其邑推之又令刑訊三次監司已為不當南虬年乃

自己歸咎之事刑問至於三次人命得不傷乎大抵方面重任

不可以訟者歸咎遞之故使之在任調理可也自上所見如此

故言之只承旨知悉而已○以京畿觀察使洪書狀臣當日馳詣

形止則丁字閣材瓦及閣內神座十床舉為灰爐自閣後至陵前階砌二三步盡為延燒以則日移安時所用帳幕設於陵下

向安神衝火可疑之人 下于政院曰觀此書狀至於神座平床

舉為灰爐陵前階砌二三步延燒云至為駭愕遣官奉審時三

公若有故則以其次重臣特遣可也日祈雨祭當於漢江朴淵

楊津等處沈虎頭而祈也前以虫損陳破物用之何以得雨初

四日祈雨日迫以新捕虎頭隨所得催促上送事下書于忠清

黃海京畿三道可也史臣曰禱祀猶云末也况虎頭朽骨乎不

求在我格天之實而區區虎頭之新舊是末之末也惜哉○丙

申領議政尹殷輔議今次聖節使宋之往宋主事宋若問及

前日書給銀兩濫用事當從實答之曰冬至使韓淑等其單子

賫還啓達 殿下殿下不勝驚愕各其一行使癸卯年聖節使尹元衡千秋使

金萬鈞元混 即已嚴加痛治云何如左議政洪彥弼議主事不問不

必先言之如問則略舉大槩從實答之無妨右議政尹仁鏡議

宋主事書給單字出於不正非他中朝士類所知若以治罪事

各說則果陷於術中如有所問單字受來與否俺未及知也雖

或受去使臣之意必以為其單字若無印信又無署押則非公
文也轉達國王勢難故未果以是答之何如○以議得單字下
于政院曰他議皆然右相之意合於予意故落點也仍傳曰予
觀右相之意於事體至當予意初亦以為如中朝公文則我國
使臣可受來矣如此私通之書不可受來也當初宜詰之曰公
文則已上國大人之私書陪臣難以轉達云而勢至於不得已
然後受來可也而無一言受來者異於事體右相之議果然矣
其指聖節使言之曰宋主事不問則不可先言若問之當答曰
單字事掩未及知之大抵我國陪臣若非公文則難達殿下也
雖恐違尊旨受去必勢難未達於殿下矣以是答之可也○三
公啓曰厚陵奉審事本府堂上嘗即往而其道監司已就陵所
奉審焉且赴京行次亦於明日發程其道驛馬盡往無餘待其
驛馬回還後往審何如答曰如啓○禮曹啓曰威化島禁耕事
不得已移咨遼東而但令聖節使宋行次上通事徐彥平迷劣云
恐不能分明傳語李應星素知禁耕首末且以犯罪唐人李正

押解官持人情物件在平安道未還請令管咨文與 聖節使一
時越江何如傳曰李應星初定押解官時亦屢為紛更今則已
為下諭令勿入去而又使賚咨入送則誦令不一假令李應星
還赴遼東而禁耕之事不能目覩必問於大人而回啓雖迷劣
之人只賚咨文問於大人而團鍊使回還時馳啓則與李應星
何異今雖仍送李應星咨文不可付騎馬驛子下送不得已另
遣通事則尤為有弊予意聖節使必以留于義州通事一人姑
在于京待咨文磨鍊而賚去追與聖節使一時越江呈于大人
而團鍊使回還時馳啓則無乃可乎○傳于政院曰近來連年
失農今又雨澤愆期秋成難望然八月文武別舉事已諭京外
今不可中止但外方之儒皆集京師則如此凶年市價驟湧民
生亦為可憫予意欲依式年例京外各為初試定其額數七日
間擇日京外一時為之以外方儒生只入格者上京而九月間
為殿試則似為便當不然而八月為初試上來則待殿試放
榜之際必至於冬月故欲於七月為初試也如此則科舉不廢

而外方儒生亦不多集京師可以除弊矣此意何如初欲徐觀
雨勢而言之然則下諭外方似緩故言之明日賀禮及查對大臣
想皆會焉招政府郎官議于政府及禮曹堂上以啟○丁酉雨以權
停例拜聖節表○聖節使宋璠拜辭後落曰昨日見傳旨夾江
禁耕咨令臣行次通事一人落後持去一時越江呈咨遼東後
及於團鍊使回還時報啟云臣往到遼東以紼行禮宴車兩不
敷之故當留四五日矣但聞夾江耕種之事遼東大人無不知
情云若知情而二三日間不為發落則節日亦迫不可久留何以
為之取稟傳曰非久留之事也呈咨則彼處當即有發落只身
其為與不為而馳啟不必備觀其終也○檢詳以三公意啟曰
夾江禁耕咨聖節使通事一人落後而賫去事有傳教矣但
其上通事徐彥平甚為凡常人非徒不知禁耕事之首尾言語
之際亦恐不能通曉而又有好受公賈之物不可送也李應星
初既以唐人李正押解官往於平安道而未還速為下諭令勿
上來而磨鍊禁耕咨付咨文點馬

魚

李

以送使李應星賫赴遼

東詳語其由並令聞見湯站指揮處置李正之大槩團鍊使回
還時一同出來何如答曰此事昨日禮曹亦來啓如此自上不
允矣今三公之意如是必廷議皆然故來啓矣李應星雖已令
上來而還入去何難如啓可也仍傳于政院曰此意斯速下諭
於平安道而李應星與聖節使一時入送可也○禮曹啓曰前
者蛇梁倭變一時廷議以為宜所謝絕而厥後朝議不一或
以為姑勿謝絕嚴辭開諭云至為關重之事而只以該曹與政
府堂上議定未便後日政府專數與六曹漢城府及備邊司堂
上廣議以處何如傳曰如啓政府與六曹備邊司明日會議于
闕庭可也○憲府啓曰厚陵丁字閣全數火燒事甚駭愕奉審
安押不可少緩大抵事有輕重弊有大小先王陵寢舉為灰
燼此雖人火實是天災凡在臣子所當遑遑奔走而今以驛馬
小弊不即奉審玩災廢禮不乖奉先之義迎曙名驛一路雖當赴
京之行畿內他察訪分掌之路亦多請勿計小弊刻日發遣奉
審慶尚道觀察使李彦迪義城縣令南虬年以訟者李軒歸咎

乘其私怨彥迪則一二次刑訊事遽即回送南虬年則任然刑
推自己歸咎之事不但不避至於三次刑訊以致杖下殞命至
為非矣請並罷職答曰厚陵即當奉審安神而至於稽緩果
為不當如啓可也李彥迪南虬年事啓意至當並如啓仍傳于
政院曰倭奴謝絕與否非汲汲之事待大臣等奉審後議之可也○
政院以備邊司堂上意啓曰金海近來以曠新府使權璫在外
若上來後又署經而赴任則如此有事變之時此舉尤不可久
曠清州牧使尹俊有武才武臣請與權璫相換不待從馬而給
馬下送何如傳曰此言似可但權璫與尹淡非如同品相換之
例俊以從三品陞換牧使也况金海雖曰沿海非賊倭要衝之
地當於明日政廳議以處之○尹殷輔尹仁鏡李苞權撥任權
申瑛議近來連年凶荒今又正當農時彌月旱曠西成難必全
此文武科別試依式年例外方則設為鄉試試期若於七月京外
同日擇定量數試取只以入格者許赴殿試則外方儒生羸糧
全集之弊庶可祛矣此實出於權宜果如 上教但才不才間

凡有儒名者必皆赴舉若都會官距家隔遠處則不得已六月內
往赴是月除草未畢恐妨農務初試日期以八月初十日前擇定殿
試放榜以次酌定何如洪彥弼議式別取人格例不同若令各道初試
貢士與式例相混又非遵用舊章今年穡事下道得雨畿甸雖似
旱乾若近下雨則不至凶歉依初下諭不改何如傳曰左相之議亦似
可矣但非徒京畿旱災他道皆然則權宜之事不可不為依領相等
議試日次次進定則放榜不至於深冬矣且外方取士試場極為
虛疎不嚴特諭于八道使之另加慎重可也又傳曰厚陵奉審觀
察使洪已分明詳審焉若待諸司堂上奉審啓聞後為安神祭則
似緩宜即奉審而又遣官祭之似當議丁禮曹以啓○雷如風水相
激之聲隨之

中宗恭僖徽文昭武欽仁誠孝大王實錄卷之一百二

宗... 文... 王... 卷之一...

...

Main body of vertical text columns, containing historical or administrative records.

中宗恭僖徽文昭武欽仁誠孝大王實錄卷之一百三

五月戊戌朔政院以禮曹意回啓曰厚陵丁字閣奉審而即當為安神祭之意曹亦已知之但丁字閣盡燒此則猶可以權設帳幕而為之至如神御器物亦為灰燼此則不可借用他處之物故時方催促鑄造然亦恐未易辦也以此不得已過奉審後行祭也傳曰如啓○傳于政院曰常時暗行御史則即牌招而發遣矣赴京行次搜銀御史非如暗行然使臣發程前不可預之使一行人知之今聖節使已發程預定御史使之治裝如何此乃新立之法故問之回啓曰果非暗行之比但御史當追發先到義州邀截一行卜馱入庫封閉且先封驗船隻今可預定使之治裝傳曰左輔德鄭源曾經侍從差為御史明日發遣可也○政院以禮曹堂上意啓曰留館倭人辭歸日限在初九日臨歸例為饋享朝廷方議推絕不可似君不知而饋之例行之事今獨不為亦似殊異大臣等厚陵奉審還來後即議定何如且別試鄉舉與式年有異所當新立規模其取人之數及製述規

矩請奉傳旨行移于八道傳曰倭事奉審回還翌日當即議

別試取人之數斷不可過於式年初試也然各年文武科別試

規矩則自上落點然後八道及館漢城量其多少酌定其數而

製述規矩亦書啟則落點以此行移于外方武科前規書啟事

其並言于兵曹○傳于政院曰今觀禮曹公事以為忠清咸鏡

兩道旱乾書狀雖不請香祝幣禮曹請遣香祝幣虔誠祈禱云

其意當矣如此等事監司忠清道鄭萬鍾當盡力為之而不爾

行公推考可也○有政史臣曰方今凡百求官者奔競成風干

謁宰相賄賂公行減獲田土爭相輸入於權門而猶恐不及恬

不為恠至於政廳請簡雲集一官苟闕三公六卿皆爭先請之

彼參望者不惟納賄於宰相以求其入參而已又納賂於掖掖

姬嬪之家潛圖之故一參其望即拜其職以故閭巷之間或有

言之者曰某也有鬼神術以崔輔漢為禮曹參判中瑛為兵曹

參判權應昌為慶尚道觀察使徐敬德為厚陵參奉敬德少力

學處遊名山大川以廣其志及歸結草廬於花潭之佳日與學徒講論學問甚精其學以高明洞徹為切自得采思者主家貧

鍾期不繼妻妾啼飢略不介意府官嘗有贈與多不受居善至孝發粥三午躬備食物極其精潔留守宋璣嘗欲啗褒獎敬德立庭強訖曰家無擔石安得不嘉之及授是職力辭不就日吾陳其不可啓聞之意乃止人尤嘉之
○已亥戶曹

樂人多慕之為詩亦自得安舒有康節之風

參議李名珪以幽風七月圖宋明進曰此臣赴京時

得壬寅年以發還漂其時即欲獻之以近於書畫故未敢爾退

而見之果非尋常書畫之例乃幽風七月圖也農桑艱苦之態

盡在於是故元朝學士趙孟頫奉勅所畫并書其詩乃人君所

宜觀省况其筆法之妙尤為奇絕如此至寶留在私家未安故

敢進傳曰幽風七月篇乃周公欲使成王知稼穡艱難而作也

是故古之人君或作屏置諸左右常觀省備悉民間艱苦也特賜

弓箭且賜酒○領議政尹殷輔左議政洪彥弼右相尹仁鏡奉

等詣賓廳啓曰近來寒暑失職陰陽失序正當盛夏氣候如秋

年年失農今又如此公私之儲將至虛竭安有如此切近之災

乎臣等自以不能燮理之事仰達天聽至為惶赧然職在燮理故今來啓達今此之變專是臣等不職之致一日在職猶為未

安古亦有免三公之時請速遶臣等之職答曰近觀災變多有
陰盛陽微之兆正陽之月霜雹不止旱暵亦甚陽者君也人君
不堪其職故致有如此之變古語云一婦之寃六月飛霜入居
之人怨固不小然實邊之策所不得已也故今既為之然觀古
入居之時輒有旱暵之災得非民寃所召乎 成廟朝抄民入
居之後有乙巳年凶荒到今乙巳年亦近之設使今歲有稔京
外當另為儲蓄况今年如此明年之事可知人君遇災當自修
省而不敢論其他矣然近來之弊法令不行縱肆尤甚至於迎
餞雖人情所不免如此酒禁之時會飲有罪迎餞自有其處大
平館天使接待處士大夫多集公然會飲其玩法縱肆之罪已
著館官俾雜人出入之罪亦現昨已命推矣此事於謹災之時
尤為不當故並言之殷輔等再啓曰自 上歷舉致災之由多
方軫念下教之言至當大抵輔相之職理陰陽平邦國自古輔
相得人則寒暑得中雨暘時著以致年豐苟非其人則陰陽失
序傷和召災災變多作如臣等庸劣冒處變理之地何望其

兩賜時若陰陽調和乎請勿以臣等之言為尋常亟亟選擇任則庶無如此之災也答曰輔相雖賢人君不德則豈不致災乎祖宗朝紀綱嚴重故發一號一令下之奉行猶恐不及近來朝廷之上法非偶然京外官吏旋不奉行惰慢成習此予不德故下不畏也豈卿等失職而然乎勿辭仍傳曰此事每欲於卿等詐闕時言之遷延未果前日諫官正言金鑑啓云政府下吏取長興庫鋪陳用之本司雖欲還推亦不還給必受贈賄然後還給云此乃堂上郎官所不知之事而下吏所為若推之則近於細瑣故不為耳自政府治之則庶祛此弊也發輔等回啓曰君令臣行而臣等以百僚之長亦不奉行故百司懈弛自上事事軫念靡有不及之事罪在臣等長興庫鋪陳之弊亦本府之事臣等未及知之致有猥濫亦臣等未能檢舉之故也自今欲檢舉使不如此且陰盛陽微之教至當三公論道六卿分職而近來該曹所當自為之事亦啓請收議于大臣事甚顛倒且其捧承傳及下書皆曰大臣議得內云云於中外所見似為大臣權重

凡政令一出於上而每曰大臣議得云至為未安今後使該曹其不能擅斷之事外請勿收議而承傳及下書亦勿舉行何如且災變之作由於人心之失和刑獄之間冤悶莫切自上恤刑之仁至矣然在京刑獄尚多恭辜橫罹况外方觀察使雖每檢舉守令若恭慈祥則人之死以非罪者尤多請下諭抄書疑獄自 上斟酌何如答曰政府何事不能奉法乎京外各司有不奉法之弊故并言之矣鋪陳事知悉且奉承傳時舉論大臣議得者欲知議得之意也雖不舉論無妨該曹不能自斷之事外勿請收議事可諭於六曹也民之切悶莫甚於刑獄京外刑獄之官未盡恤刑故人之死於捶楚者頗多雖以慈祥如李彥迪者亦不慎刑杖殞輕罪之人已被物論况其他乎疑獄抄啓事當依啓矣若見疾於守令而刑訊則雖有疑冤何能改聞乎近見江原監司啓聞則金光其婚以所著枷隅打其妻母且發不道之言事證明白而其刑訊數多請勿推常時雖疑獄亦當具由啓聞而已推與不推自在朝廷處分此則不干於疑獄且

罪重之人既曰事證明白而繼曰勿推監司之誤也大抵真偽可疑之獄隱不以聞者多似乎無益然旱災迫切姑且下諭可也且觀啓意承傳下書每舉大臣議得其於下人所見似為權重云此引嫌之言也觀物論皆以大臣為不為國事云予欲使外人知之特舉議得耳予所云陰盛陽微故召災者非謂此也陽道不能行則此人君不德之故古所云陰盛陽微者異於此也○諭八道開城府曰今年旱災頓無雨徵災不虛生必有所召民冤多出於刑獄極楚之下豈無冤枉橫罹者乎救災之方莫急於恤刑凡干獄事斯速審理疏決俾勿淹滯如有涉疑難斷者劃即抄啓可也○庚子傳于咸鏡道觀察使李清曰本道去年凶歉今歲若又失稔則民生至為可慮救荒節目及所當為之事卿盡力措置可也本道守令率多武士凡於刑獄之間無欽恤之意予嘗念焉如公債不曾趁時分給使不播種守令播穀馳啓疑獄抄啓事昨已諭諸各道卿其倍加措置付種等事尤不可失時其徃懋哉史臣曰上之而以教下之意丁寧

反覆至深切矣。而但清年已衰老，不能用意於國事前，為慶尚道監司時，辜廢其在日以遊宴為事，縱飲浮戲，無所不至。南人至今鄙之。今雖承上之教，豈能奉行之耶？○傳于政院曰：今者旱勢如此，若於今月望前下雨，則庶有西成之望。若不雨，則閔兩之憂曷極。祀典所載山川祈雨祭，則今已舉行矣。慕華館池邊及慶會樓春堂臺祈雨，次次從速為之。事其言于禮曹。○辛丑憲府啓曰：前忠清道水使南致勤在任時，其妻甥許安藩欲干營婢不從，致動謂本夫水軍金石哲所沮，遂即發怒足掌亂打，致死事屍。親發狀於本道林泉郡守尹光齡。鴻山縣監朴鶴瑞扶餘縣監李秀根皆稱病不即檢屍，過一朔後始以他真檢屍事其父金水江呈訴本府。檢屍狀取來相考，則殘傷致死濫刑明白。尹光齡等但知庇護，致動不畏國法，托病窺避，至為非矣。故光齡等府方行移推考南致勤，則來在京家請速推考依律定罪，且別試非如式年不得已之舉。連遭凶荒，今方農月，又有旱徵強變，舊制試取至為未便。請停別試。答曰：近觀大臣之

啓民之冤枉足以致災今旱災如此故尤加恤刑事已下諭于各
道守令矣南致勤以方面重任亦不欽恤濫刑殺人若此之事
形迹顯著不可不痛治致勤罷職下義禁府推之為可尹光齡
朴鶴瑞李秀根等以致勤為其道褒貶之官而謀欲窺避托病
不往至為非矣如此之罪不可在官而推之皆罷其職而奉承
傳推考以懲後來且別試初試初以濫蒙皇恩癸卯年皇帝特
賜字絲羅白金
每物兼
平勅書故大舉試取事已諭中外矣且庚辰年京外各取事雖
不為之然依此規矩試取之命已下今復停之勢似難矣已收
議于大臣只以入格者上來則弊亦小矣何必停之○右議政尹
仁鏡兵曹判書丁玉亨禮曹判書任權兵曹參判申瑛等以
厚陵奉審單字入啓曰移安則已設帳幕而為之矣且常時移
安則必致祭今火災如此神位驚駭亦不偶然而安神祭至今
不為至為未便另遣獻官祭之為當丁字閣雖燒盡功役不至
於重急令該曹改作為當陵上蓬艾及雜草木亦多茂盛各陵
則正朝祭後獻官來啓蓬艾有無至寒食拔去例也而此陵只

祭寒食而已今後例令該曹拔去何如傳曰知道仍傳于政院
曰呀啓之意與改作之事察而為之仁鏡獨啓曰臣在京時心
常閔雨而及見近日所經處則京畿所種者春麥而不種秋麥
春麥亦皆焦枯不實早晚若雨則水田雖似可食而各官倉庫
散盡無餘兩麥如彼農糧已無今年秋事至為可慮且旱災切
迫正陽之月下霜雨雹災變如此如臣庸劣居燮理重地而災出
非常古亦有災則策免三公請逆臣職谷曰昨昨日他相辭免
時予意已言之矣大抵切迫之災莫甚於旱災予之憂念曷其
有極此專由予之否德豈卿等之失乎勿辭再辭不允○壬寅
司憲府全數啓曰前慶尚道觀察使李彥迪以訟者李軒歸咎
囚禁刑推冤悶事訴于本府行移推閱次又以受刑三次杖下
殞命事其子李阜更訴再度行移檢屍狀取來相考時李彥迪
呈辭狀亦到自 上以彥迪所為為非而臣等亦因前事論啓
弘文館以臣等為逢迎 上教而然議論顯戮臣等忝在風憲
之地重被逢迎之論不可覩然在職請逆答曰李彥迪之事予

初見呈辭狀以為是非間訟者歸咎則當先引避而自上命勿
避然後為公事例也其官守令義城縣南武年及監司皆歸咎則其
人之歸咎雖曰有失不自引避而先定其刑問次數又令其歸
咎之官三次後照律事行移監司與守令胥失之矣第以因訟
者歸咎辭職而遞之則必有後弊故下諭令勿辭而其所失之
事特言于承旨使之知悉而已此持言端是非非有施行之意
法司何至逢迎乎弘文館指意未可知也只論議而非彈駁之
事尤不當辭勿辭（命招政府全數六曹判書該曹備邊司堂
上議倭奴拒絕當否尹殷輔尹仁鏡李芭權稷鄭順朋柳仁淑
許磁黃憲任權曹閏孫張彥良崔輔漢議國家待倭自有舊規
近來待之過厚曲從其請非有感德之意便生侮我之心以無
用之物索有限之財國儲幾盡將不可支今又舉兵入寇若不
貢以大義難保亟終據義防範此其時矣留館小二殿及常倭
等處嘗語之曰我國待汝輩一出於厚而汝輩背國厚息某月
某日於蛇梁鎮大舉入寇其隣好之義安在義當謝絕汝輩不

許接待但汝輩出來已久今姑接待後勿出來一乃賫商物從略
許買島主處亦以此意隨宜增減嚴辭通諭不許接待以觀呀為
何如洪彥弼丁玉亨成世昌議最爾對馬島小醜地窄土薄唯以
殺掠攻抄為事乘間覷隙蜂蠆發毒久矣義當因此作變留館
諸倭不許例贈并驅入送絕不與通以雪輿人之憤未為不可
第念古昔待夷之道畜之以禽獸治之以不治雖有褻言慢語
受之而不辭似若不聞豈非深計之得者乘此衆怒朝廷計畫
小失幾宜開釁兆禍尤宜慎重臣等意我國體統規模宜有容
厚彼之克校不足與校今東倭人等接遇貿易給糧等事一依
前例使無形迹如此蛇梁被圍事大槩顯言峻辭詠意汝等後
雖出來難信難接以是言之并通書契于馬島備言負國厚恩
潛謀入寇以犯我邊鄙祗彰爾之奸謀嚴辭責之徐觀其所為
何如三公仍啓曰忠清道林川扶安鴻山三邑守令先罷後推事
有教憲府亦啓而行移推考云方茲農月迎送新舊則三邑之民
失農必矣推考後察而為之何如此乃重事故敢啓答殷輔等

曰倭奴背恩寇邊其罪大矣物情之欲絕似可然小二殿異於馬島不可並絕也馬島雖拒絕而後若有辭不得已輕許則亦不可而若遂水絕則朝廷速慮亦不可不顧莫若依舊待之故落點于左相等議也史臣曰國家見辱於倭奴久矣輿憤共激而無釁可絕蛇梁賊變適在於今所謂不可失之幾也會朝廷而廣議雪一國之宿憤斯其時矣今乃舍會議而徇一二人之所見坐弱國體立張彼勢使士氣摧挫而無興起之義可勝嘆哉詩云謀臧不用不臧復用其是之謂歟三邑守令托病庇護之罪法司推意觀之不可曉貲故如彼爾今姑勿罷可也○憲府啓請停別試事答曰別試初欲除弊改如此也今不須停之但聞庚辰年已磨鍊規矩而不行云必有其意當更考而答之且近來外方官吏專不恤刑濫刑殺人而守令皆庇護不得檢驗罪當罷職故昨日三邑守令並令先罷而後推今觀大臣之啓欲待其推考而罪之姑令勿罷也行移推考則自有其罪當罷者久在其職則不治官事此意法司知悉速行移推問可也

○傳于政院曰庚辰年別試鄉舉何以已定規矩而不為耶
必有其由詳考以啓○癸卯義禁府啓曰朴壽彭一族以督現
壽彭之故自三月囚禁者十人四人以病保放其餘六人仍囚今
典獄有病氣且早徵如此何以為之傳曰放之可也史臣曰壽
彭之罪犯輕重姑未可論而其交通宮禁盤結戚屬凡於推問之
際內外相應無所不至當見放之際固願畢受三次及暮禁府啓
請加刑自上教以勿推及臺諫啓欲還囚壽彭既舉家而逃至
於一族皆逃論啓決旬始命還囚何能罪人斯得又欲磨鍊
捕告節目教以勿俱錄罪犯其不免偏保之私而交通宮禁之
狀為何如也囚一族切隣而督現蓋亦不得已也今復啓請還
放者何耶知其無益也自上之快從又如如是徇私滅公以家
忘國惜哉○憲府啓曰別試事臣等所啓非但以外方試取為
未便也正當農月旱災切迫連歲飢饉之餘民將填于溝壑別
舉取人甚非其時初雖為皇恩而設遇災還停實是憂民之意
請停者曰已命為之而今復不為則彌令不信故已令收議于

大臣矣○尹殷輔議當初欲依庚辰年舊規外設鄉試以近年連歉今又旱徵已成豐凶難必欲先取鄉試只以入格者許赴殿試以除外方儒生贏糧全集之弊耳若久不雨歲將不稔則其停別試不得不爾彌令之不信不暇計也洪彥弼議別舉試取例會京師鄉試貢士不類舊章臣意在前議初以皇恩曾舉慶禮取士之命頒下已以草澤多士攻玉鍊器以待秋時今遽止之恐以國合為難信也尹仁鏡議國有慶事則取士有前例故大舉別試事已判下然今當農月旱災已甚秋成難必別試不須今年為之明年退行恐不至於失信從彥弼議○禮曹啓曰厚陵丁子閣燒毀改造時無移還安之祭但有先告事由祭矣陵上雜木茂盛可以一時除去則莎土必頽毀故除去雜木而並修莎土事擇吉于觀象監則六月七月無吉日云或於今年八月為之或於明年寒食祭為之何如然奉等不為預報然奉白仁豪及前任然奉丁應虛請推傳曰如啓○甲辰政院啓曰昨日朴壽彭切隣命故而復無可為之事為捕告節目何

如傳曰如啓史臣曰壽彭締結宮禁故當初受訊杖也受刑
 二次面目皆腫推官欲病實停訊壽彭曰雖殞命不辭推官固
 止之壽彭猶強焉而乃受訊刑翌日自 上有命曰受刑至三
 不可以加遂見釋厥後以臺諫所啓 命還囚則已逃躲云
 其請受訊者知 上之必放故病不辭刑矣禁府官負承還囚
 之命直到壽彭家則非徒廢家空虛一族切隣皆空非預知遂
 囚之意則豈至於此哉不徒此也壽彭一族之家不至於空者則皆
 懸牌於門外曰大君房家守門者類皆大闕別監之人禁府之
 人不得接迹雖壽彭偃卧於其中焉得而知之哉此皆交通女
 謂之所致雖捕告節目何能得罪人乎○傳于禮曹曰別試則
 宜用舊規不用新規可也○乙巳傳于政院曰前例旱災切迫則
 各道山川祀典所載外另有靈驗處亦行祈禱事言于禮曹考
 前例以啓而政院亦考前規下諭于各道可也○丙午傳于政
 院曰昨見李夢亮

生今忍投不服僧印
 處受罪放懷擒放火疑
 銀因惟考敬差官啓本
 丁字閣失火啓本
 護軍高義孫處當問
 刑訊至今不服何如
 丁應虛一度受罪人

指月並指為可疑而刑訊云大抵丁字閣失火雖曰人火實乃

天災縱不可諱以天災而不推可疑之人如此旱災之時所當
力慎其疑獄若此等人斟酌而處之何如此意言于刑曹○丁
未三公啓曰今當正農之月旱氣太甚兩麥已盡焦損水田晚
穀雖有之苗處亦皆乾枯田疇龜拆及雨付種者則猶或然矣以
旱不得付種處亦多有之今雖得雨而付種何能有秋乎民之
所恃為農糧者兩麥而兩麥已枯雖欲力農將何措手乎近來
連歲凶荒公債已竭今歲若終如此則民之救活甚難安有如此
切迫之災乎臣等備員重任夜不能寐不知何以救濟民生也
須自 上兢惕恐懼修省然後庶回天譴而恐懼修省之意必
有施為而後乃身避殿減膳引咎責躬降旨求言等事雖似文
具然必須如此然後庶幾下人知自 上恐懼修省之意也且
冤枉之事多在於刑獄外方疑獄則前已啓請抄聞矣京中冤
枉亦必多矣另加疏放為當荅曰近觀旱災極矣予欲巡訪鄉
等而予所患肩甲證書雖似歇朝夕則稍痛故未得視事亦不

能引見也避殿減繕求言等事雖曰文具人君遇災所當為之
予以不穀君臨四十年災變無歲無之而旱災尤多此予咎德
之致也近者望雨如飢如渴頓無雨徵早曠之災豈無所名乎
古云靡神不舉故雖為祈禱此乃末節也大抵冤悶莫過於刑
獄以此古之帝主遇旱則皆講求留念於此事也然如疏放則
有罪並免物情以為未便若疏決獄事俾勿積滯則京外官吏
所當另加奉行外方疑獄已令抄啓京中疑獄亦可察而啓聞
在京刑官尚未免亂杖之酷况外方乎京師四方之所取則者
尤當慎察也古者有旱災分遣賢士審理冤獄予意曾欲分遣
御史以審理焉又有邊釁南有蛇梁後變西有魏子聲息兼欲點檢軍器但恐
有弊故不為也然今遣之何如非徒撤事人君遇災當事事而
留念不可徒為自咎自責而已近來京外官吏決事之際不能
平反故多有冤憫以致感傷和氣也且上下不懈職事皆當恐
懼修省上官不勤坐起則下官亦效之故不無空司之時或政院
有所招仰曹有所言官負不即進來此雖不當言於遇災之時

特以勤職之意并言之殷輔等回啓曰伏見 上教聖慮已盡

無所不及自下無可更達之事矣但分遣御史 上教果當而

正當農月御史若往則雖務從簡約亦必貽弊姑勿送之為當

長官不坐故下官亦效之教至當政府百司之長必也政府勤

坐然後他司亦皆動坐不動坐起之責臣等所不得免至為遲

晚本府贊成一負未差東西壁只有三負左贊成李苞左參贊

皆兼禁府堂上官是不得尋常坐起請違其一負仁鏡又獨啓

曰臣奉審厚陵回還時高陽人民等遮道而告曰如此凶年郡

守見違郡內司圍署菜田李杉一潛隱侵占戶曹已督打量屬公

情遷給罪被何悶如之云此非沈克禮獨犯之事也人皆已

命棄而克禮獨罷此亦罪同而罰異矣臣非護守而然也此

邑丁酉年移設以遷禮陵官舍尚未得畢修本以道傍殘邑又

數違守令則將為棄邑如此旱天新授之負何能及措其救荒

之事乎罪同罰異人吏又遮道呈訴故敢啓者曰不遣御史事

知道所云長官者非指政府也乃指六曹等大司矣政府東西

壁兼義禁府一員適之果當然觀獄事緊歇而為之亦可高陽
郡守公事予所以如此者柳渾則赴京臨迫不可罪之而司圃
署官負則乃其枝葉故皆棄之也沈克禮則以本郡之倅專掌
打量而法司又以罷照律故如是矣初既罷之以示其失而因
大臣之啓仍任無妨且以李彥迪為慶尚道監司者專為老親
也不幸以濫刑被論而罷罷之雖未久未叙之前若有可當守
令之闕隨宜擬差則庶合於為親之意也卿等適來故議之耳
三公回啓曰李彥迪事雖若有所失然此未及察而為之豈有
情哉况彥迪乃朝廷所當優待之人雖在未叙前家貧親老差
為守令無妨答曰啓意知道三公將退命復會賓廳傳曰今年
旱災雖不甚久既晚乃旱故迫切如此他餘祈禱之事今已舉
行在前亦有親祭之例而適氣不寧不即親行或遣世子或遣
大臣祈禱亦有古例先遣大臣祈祭而次遣世子何如三公回
啓曰旱災切迫依前例大臣先為祈禱宜當答曰知道仍傳于
政院曰遣大臣祈雨事言于禮曹○戊申降罪已求言教曰降

祥實由於致和救災不外乎反已桑林極慘雲漢最悲予雖寡
昧而承天敢忘仁愛之示孽嘗念箕疇之時若每遭魯僖之悶
雨當茲農扈之方劇奈此旱魃之太虐赫赫田龜炎炎野燼五
日十日已嘆其無麥無禾一月二月况望其多黍多稌生生之
氣曷施化化之理焉依象龍無益剪爪何所勢誠迫於拯溺事
可弛於救焚顧主位育之能事旋致似離之大禍通天地一氣
之流行而顯微向間於上下罪固在躬孰云有數深思厥由永
言愧悼天畏棊忱應天不以實歟小民難保感民不以心歟建
德當先於正大施令或出於偏倚歟處家莫先於光明公事或
由於旁曲歟知人其難猶混邪正於一途歟讒言罔極將亂邦
家於不測歟人情皆在以歟生或有難明於黜黜永抱冤於幽明
者歟民心咸願於安土或有橫罹於疑似積舍恨於遷徙者
歟賦斂重而用不節君誰與足土木興而力愈竭吾誰與樂馴
致乖氣之凝結寧有和氣之充塞嗚呼人怨之已明無恠天譴
之不忒烏在父母益增忸怩不見監門之進圖疇效綠衣之言

事咨大小之臣工與草莽之士庶力陳舊弊毋諱時艱言雖不
中亦不加罪因變徵咎縱莫追於既往聞言痛改庶有復於
將來惟冀政府體予至懷曉諭中外同副承旨羅世續所製○政院啓曰
正言金鎧昨昨遭母喪傳曰依前例致賻事書啓可也○政院
啓曰今日疑獄疏放事言于該司則漢城府別無疑獄義禁府
則空撤云傳曰知道○已酉禮曹判書任權啓曰臣以宗廟祈雨
祭獻官預差詣闕庭左議政洪彥弼右議政尹仁境戶曹判書成
世昌亦以獻官來會僉議以為今日雨勢如此為祭則何如令
臣取稟故敢啓傳曰祭日若隔遠則猶可以觀雨勢為之今則
祭日在明而以雨勢如此而還止則似以一兩為洽足而然也
事體甚為未穩為之可也史臣曰久旱小雨欲停已定之祭其
於格天之誠何如是有是哉權之妄也○傳于政院曰今日自內
擲筭于慶會樓池邊祈雨慶則設油幕置香爐於其下以祈禱
云所當暴露拱立以盡悶雨之誠而如此為之至為非矣其香
使金公監察柳繼事畢後推考可也○以權續為兵曹參知閔

起文李元祿為司諫院正言朴承任為弘文館正字○庚戌日

暈○辛亥以京畿觀察使洪書狀揚州安璋等居使金光職賦於均平

安山郡守南宮淑居官清謹自奉儉約愛民如子出於至誠

役之旬不避艱勢例外進上物膳應窮民卒辦任費故皆自

備納去辛丑壬寅年救荒時親賫糧粥單騎出入村對畫心賑

救一境類以全活百姓等少有冤抑悉如子訴於父情無阻

相約從令不忍欺誑似有古循吏之風巡到本邑品官校生

姓等應推為首具呈愛民之意審察其情似不出於虛偽子撫

之誠久而不衰願特下于政院曰金光軫安璋實跡只云居官守

法賦役平均其賜鄉表裏一襲南宮淑則見其實跡必不偶然

盡心為之其給加資以示獎勸之意○壬子諫院啓曰軍器寺判

官尹興孝本以殘忍薄行之人其子伏龍與孫賴之輩結為花林

置於其祖孝仁家興孝忍其見忤於法司反自捉出竟至於死

故云議者曰伏龍事雖曰無賴未必皆實當是時許統蔡無擇

金壘等方月事以其知忌標題羅織云休於又多鄙陋之事其

義仁為黃海監司持執以觀親姓來各邑共誘守宰多索農生

而末每行如此故一遣人謂之牛賈又其父為全州府尹持束

微一索為事以不可齒在朝列請罷荅曰尹興孝非今始授五品

之職也曾以此事被論而復為五品久矣若至於罷則不可也

不見○世子賜生薑于僚屬仍下手書曰予觀論語記夫子飲

食之節有曰不撤薑食此非為口腹但為通神明去穢惡故然也諸君子勤慕夫子者雖於飲食之末必有取法焉今以是菜送于院中一嘗何如○癸丑禮曹啓曰昨日倭人饋享後聞蛇梁賊變之事皆答以不知問答既畢小二殿使送春江西堂曰公貿易初以舊價折買舊價少而新價多請以新價許買云答曰此則新舊中該曹自當斟酌而為之汝類作賊邊鎮何類敢爾來說如此云傳曰啓意知道但貿易事自有舊例當問于戶曹○諫院啓尹興孝事不允○以平安道節度使李光啓本唐昌人王昌逃遷滿浦鎮其妻於呂從夫逃來彼人李李九車托以其女准尋答以不來開諭入途事下于政院曰王昌之妻姑未辨其唐女與女也以其女必從夫故逃來也前例如此人則並解送遼東矣胡人來尋春以不來其意至當若還給胡人則大有其弊言于禮曹使知而回啓胡女則送于遼東可也○以刑曹啓掌親承傳教內院論首趙昌勳公事院郎有治可也者昌勳歸下于政院曰郎官親承傳教內訟官歸咎人推考痛諫可也之言出於此處無乃承傳色誤傳乎初不言推

考痛治之意而掌隸院官真必以自已歸咎懷心詐稱傳教所
無之事如此至為駭愕官吏當盡推考而恐聽去官真詐稱而
手決事崔有不知之理傳教聽去官真司令禁府各別推考
可也承旨居出納惟允之地凡該司公事固宜糾正而如此傳
教所無之事惜不致察不為啓請當該承旨羅世行公推考可
也○甲寅傳于政院曰大抵凡各司有遲滯之事若只推其官
真而不推其下吏則後不用心也故并推其下吏也頃者以三
殿祭肉遲晚事命推司饗院官真而不推下吏予所忘却而承
旨亦不察也另奉承傳推考可也中臣曰祀國之大事而自
上忘却承旨不察政令解弛多類此○諫院蔭尹興孝事不允
○大司諫具壽聃等上劄曰我國壤地褊小生齒日繁財用之
源本祇有餘而應接倭奴失於過厚糜費太甚凶荒飢饉之餘
轉運連絡民不堪苦公私貿易之際受彼無用盡輸生民衣食
以資財用虛竭日甚一日若此不已則馴致五六年之久公私
俱困弊將難救而彼虜驕縱輕侮之心益肆無忌至於今者又

見甲兵侵犯我邊城殺戮我赤子其侮慢國家一至於此極如是而不露形迹一依舊例則益長彼狡鷲之習而國勢因此而自卑有同宋室之弊無復有振起之象朝廷上下孰不痛心雖不能永不接待及於此時量減歲遣船數不許公私之貿易所以裁抑之方更收廷議博採時措之宜不失有為之機庶無後悔答曰今觀所論當然待倭之事至重更收廷議似可但觀此事雖更收廷議又無異於前者之各議也當初予意亦以為因此作變倘遂拒絕則我國亦似有益而更為斟酌遠慮庚午年大寇之後嚴定減船之約而屢變之日本猶以為不滿每托此事頻遣使价而請之今又減尅歲遣船數不許公私之貿易對馬島又囑於日本而日本及小二殿等亦托此頻來請之則其弊反為多而朝廷若又因其請而更變之則示倭亦不信重也若累年持久而不許則南方海採之民及濟州往來之人亦多有害凡漂民之至於其地者必不生還矣亦以大義觀之右相等議為當故已定依舊之議禮曹近於宴享小二殿使臣時已

言此意今於臨歸時更發他言似難為雖不更議無乃可乎○

以義禁府啓目

司評崔嶽招辭本月初七日本司直宿時承政院解招翌日待開門進去則趙昌勳公事判付

內勿移他司之法載在國典趙昌勳之公事若移他司則其法似為沒之治罪而勿移分揀事傳教聽去而堂上郎官處告課

其處各人痛治之語不并言語問諤傳或下吏謀書填移報與否未得分明記憶而歸答事懷心虛稱傳教所無之爭萬無其

刑惟請下于政院曰觀此崔嶽招辭甚不分明當下其堂上於

禁府而推之然不可以郎官之事而下堂上於獄其招判決事

於政院問之曰嶽之招辭有云告課於堂上郎官其告課之時

所言何如移報刑曹之時為公事亦何如以此兩律問之而禁

府堂上勿罷仕仍坐待命可也○判決事崔演承命詣政院

同副承旨羅世績以傳教之辭問之演對曰趙昌勳公事入啓

之翌日臣坐起于院崔嶽以直宿郎官聽傳教而去言于臣曰

續錄之法凡公事則不可移他司歸咎人極為推考云當夕當

該官負金生海書傳教於小紙以來言于臣曰今日崔嶽親承

傳教內訟官歸咎人推考痛治可也云移報于刑曹時亦并入

此辭緣乎臣答曰只以啓目移報何必入此辭緣乎生海曰郎

官所親承之傳教虛棄未安云臣意亦以為然而故舉以報矣

世繼以其言入啓傳曰判決事啓意知道當初崔欽誤聞傳教

而以為歸咎人極為推考云而傳之則金生海移書于文字上

不得子曰推考痛殆也金生海非所當推矣崔欽以其誤舉傳

教之意照律可也金生海乃上之姪○傳于政院曰楊州牧

使金光軫坡州牧使安瑋前者因京畿監司啓聞而褒獎矣但

此人等前亦屢為守令褒獎之事此其初乎考之以啓政院考

啓金光軫前為台州牧後時戊戌十月初七日以廉平公恕

七日以愷事勤謹務祛民弊咸惠並著吏畏民懷賑賑鄉表裏安

瑋前為忠州牧使瑋以居官勤儉登事詳練賑恤善小盡心奉

行比于賑救之事癸丑不講究措置時救傳曰子慮前者此人

等只賜表裏而不為加資故命考啓矣前已給加此意則但欲

知之而已○乙卯諫院啓尹興孝事如啓○丙辰京畿觀察使

洪暹啓曰近因旱荒另加賑恤事下諭臣方欲極力措置但連

年凶歉之餘初春雨頗足百姓庶有兩麥之望正當結實之時旱災太甚枯損無餘兩麥已無可望故西籍田祭用不合之

穀及各官少有遺儲處移轉幾盡賑救無策臣巡過列邑百姓
滿路陳訴願受京倉之穀臣以為京倉祇徒為賑救乃軍需也
每年受出而不得還償軍資將至虛竭故不敢啟稟矣且道內
各浦水軍彫耗漸甚將不可支小小進上物膳之際下吏中間
作弊之事臣方加矯禁而未能也如各陵殿諸處營繕之事則
臣力所不及臣巡過各邑時水軍等遮道呈訴且臣亦有所聞
當初以水軍營繕之本意皆欲以常身立役也向弊不如初率
皆代立水軍若有身立者則官負及書負聽其欲代立者之言
務欲不得自立凡定役之際必以十人一日之役勒定一夫於
一日故日力有限而不能滿於其數則嚴加刑杖水軍不得已
哀乞而退請立代身當初則代立之價一朔常綿布十五匹其
後倍數至三十匹今則四倍至於六十匹若不滿此數則代立
者亦不肯許焉窮民之家尺布尚難有之况至於六十匹之多
乎或賣其牛馬及田畝以償無此者不得已逃避營繕之所又
移文於觀察使觀察使令本浦督徵其價若無可徵之物而當

身亦逃則徵之一族切隣一族切隣亦逃則又徵之於一族之
一族切隣之切隣轉加徵責舉一道皆被其苦以此逃亡絕戶
者之一族切隣每滿庭泣訴請為分揀若以其逃為實而報之
則亦非無形影而遠逃或投屬於人家或移居他境予可輕以
逃躲取實而各浦水軍虛張姓名流離失所者不知其幾人而
當番則例徵於一族切隣其冤痛當如何耶非一年一度立番
而已一年之內亦且頻數適立其將何以支乎且其流亡之人
豈無可以分揀者哉非軍籍推刷之時不可刑訊而閱實故因
循如此冤苦之狀不可勝言國家雖欲恤民而民不被其澤垂
泣哀訴邑邑皆是彼水軍何獨非民亦有何罪而侵肌剝髓一
至於此無益於國而祇為下人謀利自肥之資故彼無賴下人
之輩憑藉得利常以國家有役為幸臣意使該曹諸役軍人酌
定課程使水軍盡得以自立勿令代立書負使令亦不多定少
蠲侵虐之苦且厚陵丁字閣造成事目禮曹所受教而行移非
臣之所得與也但禮曹郎官繕工監官負領役部將救病醫負

等下人甚多其供饋皆以各官輪次分定彼各邑當赴京一路
來往絡繹頃者奉審及行祭時大臣出入往來近處各官疲於
供億臣意欲使各官只供其官負而下人則令所在官題給料
食報于禮曹以為啓下公事而不施行臣見丁字閣舊基甚窄
狹功役可以易就而官負猥多皆費官廩一日之食不知其幾
何人耶皆欲侵索各邑下人其弊甚多禮曹郎官雖往何益於
重役而外方守令接待文臣其弊尤多而所率書吏使令亦必
貽弊若不送此官而陵參奉與繕工監官負同力董役則似為
便益領役部將本欲以董役軍卒也赴役之軍開城府正兵一
百名畿內水軍二百名若有逃避者雖無部將使繕工監官負
移文于本道開城府則自當督赴何必有部將乎差遣醫負所
以救療疾病也下人等雖得暑病自當以俗方治療若以虜傷
為慮則彼外方之人未嘗避虎興教寺在咫尺之地軍人等可以
依宿且不夜役醫負亦可無也彼官負等不思除弊皆以奉已
之薄為怒侵及各邑下人至為未便且本以不多軍卒或稱使

今丘從伺候名號多端軍力亦分何益於營造若以故緩其役
為慮則或不時承傳摘奸或令本道督役而已則可也若以大
槩論之彼一二官負供饋何費之有所率下人侵漁之弊亦不
可不救且各官下人踰山渡江負戴供饋之勞廢農失業誠非
細故如此屑屑之事不足以煩上聞但以畿內連年凶荒今
又旱氣如此凡干民瘼雖小事亦當啓達而矯其弊况於此乎
事若不巳則不可顧弊如此可無之事固宜除之臣之所見如
此故敢啓傳曰啓意知道仍傳于政院曰京畿監司以耳目所
聞身來啓其意至當招該司郎官使為公事勿令多遣○丁巳禮
曹啓曰昨日京畿監司所啓弊端則固多矣第以造成先王陵
寢事其重大故初以禮曹郎官設為都監功役之遲速下人之
汎濫皆所檢舉今不可得已也材瓦輸運之時繕工監官負不
可領來故差領役部將而使之檢舉矣然則使繕工監官負
時時督役而部將則可勿遣也鑿負則以官負等多徃而下人
甚衆故使之救病也然京中及開城府果相距不遠倘有病

則可以及救也醫員亦可無矣若各匠散料題給之事則彼匠人等必使躬炊而食然後赴役則稽緩甚多固不可如此其他小弊端則都監官負自當隨其所見而除之故今不別為公事矣傳曰知道○以兵曹單子下于政院曰昨日京畿監司所啟水軍等不得自立其役代立番價之弊甚多云予欲知其役處故令書啓而見之則果皆不可已之事也但東宮造成遠在明年八月而輸石軍太多量減其數何如獻陵健元陵 宗廟等三

處可以內摘奸兵曹所掌當遣郎官摘奸而功若臨畢則亦減其數少休軍力待東宮造成臨期則加定而使之督畢無乃可乎且厚陵丁字閣改構慶其功役之多少未可知也既有開城府正兵一百名而又有水軍二百名赴役則似乎太多欲減水軍五十名何如此意言于兵曹○兵曹啓曰

前李光祚書 火地諸器無物不具而或破毀或經靈雨兵家最緊之具反為無用之物云在前火藥皆自京造作下送勿令火地匠下外方慶尚右道水使許煥亦曾啓請而不許矣然防禦最緊之具廢棄不用未便兩界則前亦有下送之例火地匠一擇下于送本營使各鎮堡皆來傳習限五朔上送事行移何如

政院曰今觀兵曹公事以火炮匠送於兩界為有例而送之然則其

用與不用何異於西南乎依許碾所請慶尚右道亦如此限五

朔傳習何如且火炮匠泛然限以五朔上送則容有遲留之弊

過限則守令及匠人並治罪之意付標以啓可也又以掌隸院

啓目去辛未年因大臣議得凡於者乳母新奴婢得後所生不與他同生分執事受教頃者後續錄正時削去此條

院訟者等欲分其同生乳母新奴婢所生事紛紜告狀至於失

速使用如婢謀欲橫奪荒僻告狀者頗多今若不分法前法後

畫一決給則京外貪利之徒致此蜂起斷訟無期前日和睦之

兒弟反戍歸敵至為悖理頑風日滋誠非細改請頒降續錄前

以後婚嫁人聽理分據何如事傳曰此勿分之法甚好而續

錄斤正之持何不載此條乎招其時斤正郎官所掌乃禮典故不得詳知此

洪叙疇啓曰臣亦前為斤正郎官所掌乃禮典故不得詳知此

事首末然聞其梗槩以為同腹之間貧窮之人只分新奴婢而

一人則新奴婢子孫繁盛一人則專無至於負薪汲水則未便

故削去此條其意蓋欲分給也傳曰知道仍傳曰觀此啓目掌

隸院欲分法之前後而聽理也果如貧窮之人只分新奴婢而

後所生或有或無則同腹之間甚不均一當如此分給矣至於

乳母所生其數亦不多而自已乳母所生分役於他處則於人情何如後日大臣因他事來會闕庭議之以啓○戊午御朝

講

因旱災譴正殿故御宣政殿前月廊

○傳于政院曰往者親祭於齊陵時欲并

祭厚陵則其時以為無古例而防之在常時則不必親祭也近見丁字閣火災猶以為非常時親祭之陵故不議親祭而遣大臣祭之但此非常之變慰安之祭斷不可不為待丁字閣畢造而秋收後親祭何如議于大臣○丘曹啓曰加德島設鎮與否前議以為隨後更議云今當倭變倍加措置備禦之時更議何如傳曰備邊司堂上及兵曹政府專數會議可也○領議政尹啟輔議厚陵有大災變欲親祭以慰安之固為美意但親祀厚陵古無其例常時亦只祭寒食今不必親祭丁字閣畢造後遣官祭之何如左議政洪彥弼右議政尹仁鏡議同史臣曰自卜遇先王陵寢之災驚惕固措即欲親祭慰安之心固非偶然第以路必經宿不宜輕舉待其事完秋成後欲行此甚感美而大臣每舉前例而止之不唯不能將順反使聖上至誠有所未

達於先王惜乎三代古禮有何不可而不遵末俗前例一何固守而難改前例之害善治如是夫○憲府啓曰交隣之道雖當以厚今此倭人先背隣好舉兵作耗至於圍城以義言之當絕無疑第以無知小醜不足與較含容不絕但待之略無減損一依舊例書契之辭雖使峻絕空言無益不但虧損國威反生倭人輕侮之心此待倭一大機會關係非輕言官上劄猶未蒙允物情皆以為未便請亟更收廷議以盡處置之宜答曰近見諫院之劄此國之大事當會朝廷而廣議也仍傳于政院曰明日盡召政府六曹漢城府備邊司堂上會于闕庭倭奴接待及加德島設鎮新奴婢乳母所生分給與否事並議之○傳于政院曰會議各以所懷為之近來議得時苟從他議不言是非退有後言曰吾意則不然云此事上下之所深為未便者明日議得時各以所懷為之事並言之且近者我國漂民泊于琉球國者小二殿欲發還廷議亦似許之彼巧詐之言雖不足信若或信然而如此拒絕則是亦我國民命也恐有不率來之理並議之

○日暈○已未領議政尹殷輔右議政尹仁鏡左贊成李芭左
叅贊權撥右叅贊鄭順朋備邊司堂上尹任曹閏孫尹熙平吏
曹判書申光漢叅判慎居寬叅議金明胤兵曹判書丁玉亨叅
判申瑛戶曹判書成世昌叅判張彥良叅議李名珪禮曹判書
任權叅判崔輔漢叅議金益壽刑曹叅判閔齊仁叅議權祺工
曹判書柳仁淑叅判尹思翼叅議李霖漢城府判尹黃亨左尹尹
概右尹鄭世虎等承命詣賓廳傳曰今日方議謝絕倭奴之事

平安道兵使啟本又來

其啓本曰彼人言三衛種子等各率一萬餘人約以本月初六日發軍水下作

賊事彼人之言雖不足信以湯站地方作耗事見之不可謂不信
大抵祖宗朝邊警無歲無之逮至于臨御適久無事叅之往
古則無事之後例必有事誠非細慮西方雖有兵使倘遇不虞
之變則恐未及措置故曾欲遣武將整率軍官防戍於方山等
處而僉議以為有弊故不為也今以湯站間居民奔竄避寇之
事觀之不可不預措予意欲使武士率軍馬入防待聲息永絕而
還何如此意政府備邊司兵曹議啓○尹殷輔等回啓曰水下作

賊之事彼人屢度進告自 上慮有不虞之變欲特遣將士以
助防進告之言雖不足信屢次來言或有如此之弊別擇可用
武士遣之助防為當但江水方漲勢不能涉越農民布野之時
乘便抄竊之事容或有之至於大舉入寇則臣等所不能計也
若送助防將則不得已以二品之人送之其弊尤多令本道另
加措置不送助防將為當傳曰知道尹殷輔尹仁鏡李芑權燬
曹閏孫柳仁淑鄭順朋黃憲任權張彥良崔輔漢議國家待倭
過厚不節之以禮漸生 驕驕求索無厭必足乃已至於興兵侵
我城邑因循不制後必難支故臣等之意前議已盡為國承者
當思百年之計不可苟懷目前之患若今憚於生變待之如舊
恩施無窮威德漸損兵備亦從而解弛卒至於不可救今因此
機會拒之以義義嚴辭直彼必知懼雖或竊發為患終必求乞
可期操縱在我豈非禦敵之長策國家沿海設鎮本為島夷申
勅邊備選將鍊兵以 待客以直待曲彼當服義不肆侵軼然
後觀其誠款處之得宜可保無虞終何有悔尹任尹熙平申光

漢閔齊仁申瑛慎居寬鄭世虎權棋李霖李名珪金名胤議待
夷之道或治之以不治或羈靡不絕乃其常也若勢有所不然事
有所不可則必審其樂而處之庶無至於受侮而生亂國家待
倭息禮甚厚過於常道雖名為賚予實同幣事至於今為尤甚
由是未有懷惠之意漸生驕慢之心常於往來書契及接待言
語之際非但驕盈已極乃者屠殺全船之人永登萬戶宋瑛
全船覆沒中見前
國家不加嚴絕終至厚賞以重彼驕侮之心今又起兵圍我城
堡雖未得縱其惡已為慘矣不於此時因其自絕而直破茲謀
徒以書契之責益長彼驕侮國勢卑而致益驕以至生亂然後從
而圖之孰若防之於未然彼若兵力有餘則雖事之以珠玉幣帛
而大王所不免如其勢不能加我則雖嚴辭絕之何遽至於凌
犯乎况彼倭所賴而生活者皆在於我國縱或屠害我一城一
邑其所得無幾其不能大舉而入寇亦可知矣近來牟比不登
民生困悴而國儲虛竭生財無路以有限之財充無已之求其
勢必至於不得不忤其意其於生亂一也宜在彼曲我真之時

斷以大義除國王使臣外兩島諸醜絕不待接以振我堂堂之
勢待彼自悔歸罪縱操在我然後徐觀而處之亦為未晚成
世昌丁玉亨議臣等之意前議已盡尹溉尹思翼金益壽議竊
見島夷不遵約條近來尤其至於舉兵來寇自速罪咎在所當
絕第念懷綏之道貴於羈靡撫禦之方務在鎮服因其一犯而
遠絕之難得其心服則恐非深計况今邊備靈疎事多可憂姑
且含容徐觀以為如不悔罪嚴辭而拒絕之亦為未晚也尹殷
輔尹仁鏡尹任李芑權撥曹閏孫尹熙平成世昌丁玉亨鄭順
羽張彥良申瑛議加德島在熊川境內而距本縣二里許近有
安義浦又有薺浦求登多大等浦皆在相望之地凡有緩急勢可
次次應援非遼遠難救之地比之蛇梁水路不遠人呼可聽角
聲可聞三面絕壁惟一面可以藏船關防要切隄備便易倭寇不
能恣行邊氓得以免患豈可慮其小弊遺其要害築城設鎮以
為便益尹殷輔尹仁鏡議乳母新奴婢所生不許兄弟相分乃
以遠通行之例也壬子庚午等年承傳則勿令分衿辛未年前

頃承傳命勿舉行云厥後因該司啓請大臣柳洎等議得內令
若計其分得多寡更分其後所生則必有追訟其高曾相傳之
奴婢爭端因此蜂起以遠通行之例不可紛紜更改云命依議
得施行上項承傳議得詳緣前日後續錄撰集時並不錄八官
吏莫適所從雖不別立法條依遠以通行之例施行何如左議
政洪彥弼以病議待倭之事臣之愚計前議已盡今未敢更有
他說加德島設鎮臣未經行其地徒聞人言未敢臆決然以所
聞計之島在海中而四無勝援形勢孤危馬島諸倭出入灣泊
依此為樞轄漁釣樵爨亦憑此為巢窟今若據守作鎮倭輩必
致死力以害之正如宋時水樂之地西夏所爭徐禧違羣議敢
城水樂終被元昊攻屠陷西釁大起宋朝指咎為失計况我
太祖親經倭奴糜爛之餘丕謀神筭夫豈偶然未聞於茲為捍
禦之計豈不以地孤勢單終難守護而然乎脫設新鎮移排舊
鎮者亦多有之無端興役以困邊氓以啓倭賊懷憤陰窺之路
恐非善策但當謹守舊疆益固內備以待何如新奴婢乳母以生新

續錄不載事初無思量計較而偶爾不錄今依乙亥之議即議

依舊不分以止訟端何如傳曰待倭事當從眾議國王使臣外

一切拒絕加德設鎮事亦與他浦不遠云依僉議為之新奴婢

乳母所生亦依議得不分可也以尚震為刑曹判書李湛為

弘文館修撰○庚申政院以義州牧使金伯書狀謝恩使沈光

先來通事申長齡等本月十九日到州言德子等五千餘騎比

山下管等處約以今明日作耗近道總兵官等皆屯兵以待又

有唐人來避於赤島言之曰德子等前年間欲知虛實入

場堡守堡誘致三千餘人勸之酒極醉盡勦殺因此德子懷憤

七千餘騎作屯謀殺報警至今聲息不絕云方整齊軍馬待變事

及鎮將擇送事與防備諸事在常時尚不可偶然况今西鄙有

獐子聲息云唐人進告之言雖不可知其虛實亦不可謂必無

南方亦已拒絕倭奴邊釁之作可知如此之時邊將及防禦等

事尤不當偶然不但慶尚全羅兩道為然自古忠清黃海江原

等道凡連水路處皆被倭寇云彼倭人等今已見絕其計想以

為南方則防備必緊欲從其不預備處而竊發慮或寇抄於彼

三道也今若竊發於某處則人心騷動防備亦十分緊急所當另

加預措也近事昇平日以各道邊將等放歸軍卒徵債者多留防者絕少云如此有事之時尤不可如此以此意兵曹嚴其節目啓下而行移于各道可也且武班之人在平時棄置閑散及其有邊備然後始收而用之豈合於事體乎言于兵曹使之預養可也又傳曰今已拒絕倭奴雖或國王使臣出來邊將等欲要邊功不無并加擒斬之理另為詳審之意使兵曹並曉諭于南方○壬戌諫院啓曰拒絕倭奴朝議已定備禦之事若在於尋常不能倍加措置則後日之患至為可慮當此之時擇將委任尤所當急水使崔彥英雖云廉謹而恒怯迂踈且乏臨機善處之略今方有釁決不可以此人授之邊關之重物情皆以為憂懼請速遞差各別遴選有才望者刻日下送答曰如啓○日暈○癸亥慶尚道觀察使權應昌拜辭傳于應昌曰嶺南之事非如平時可憂者多矣今已拒絕倭奴倭奴等雖非大舉來寇不無衝東擊西四出剽掠之患然則調敵武士及閑良下番軍士等必有分防奔走之理且公私海採及濟州往還之人輕則受其

害重則或有梗路之弊為監司兵水使者防備諸事所當盡力
措置况連年凶歉之餘今又旱災如此頓無西成之望亦為可
慮沿邊守令及鎮將之衰耗不才者兵曹已諭外方使之抄啓
矣知其斯速抄啓天旱如此所宜恤刑卿其檢察邊將及守令
使勿濫刑幸有日本使臣及雖在拒絕之倭酋若率我國漂流人
明賚書契而來者邊將欲要功不無托以拒絕並加擒斬之弊
如此等事卿不可不察應昌仍啓曰南方之事 上教至當凡
其措置之事自有朝廷處分然臣聞之昇平日久人心解弛防
備甚為虛疎他餘事則以臣之力猶能檢察但軍卒單弱能備
戰具者蓋少水軍最甚逃亡絕戶居半當番則皆以一族切隣
充立名存實無推刷閑丁自本道可以定差使負為之然似在
尋常本道今已拒絕倭奴軍政之事不可不更張臣意別遣京
官推刷則威令可行而事體亦重矣近來生齒日盛閑丁必為
不少而軍額之虛耗至此故敢啓傳曰閑丁推刷事若特遣京官
則甚為有弊差使負猶以可為之也若不得已遣京官則敬差

官權轍業已下去

以此梁倭變報因推考事下去

仍使推刷為可而未知獻議

為何如也當議于大臣○大司憲林百齡啓曰倭通事張錫祉

前臺官時囚禁

以慰接國王使臣受竺稽圍等時多有之盟之事法司風聞而囚

臣為本職同

僚皆不知所犯推之不得端緒或聞見于前臺官或聞見于其

時宣慰使乃鄉通事有猥濫之事而錫祉無所犯云故僚中同

議故之而今聞錫祉之妻言于臣之三寸家曰前日欲免錫祉

之罪綿紬一同給三寸姪張元宗傳給于忠贊衛池玉堅使之

納大司憲家未知納否乎云族人即通于臣池玉堅臣家不遠

處居生中間人詐偽自用等事臣雖未及聞知臣實無狀以致奸

詐之徒生心於行賂在職未安請適且元宗玉堅請窮推歸一

治罪答曰此元宗等造飾虛辭而然也勿辭元宗等如啓推考

○領議政尹殷輔議慶尚道土地之廣生齒之繁倍於他道而

許多闕軍無計充補專由諸邑土豪濫占良民數多欺隱役使

為守令者拘於人情不敢括刷致有此弊若以守令定為差使

真使之搜括則人果視為尋常弊復如前委遣京官嚴其節目

專為搜刷則庶不得欺隱可以充補闕額左議政洪彥弼議監
司者守令之網管攝一道其責甚重括丁補籍乃監司職事中
一事不遺京官專責新監司權應昌周密搜括以補闕漏似為
便當應昌之才足以為之近見旱災日甚慶尚一路將起新役
者亦多有之久遣京官除弊何如右議政尹仁鏡議生齒之繁
慶尚道尤甚然逃亡絕戶頗多誠非細故今當防備倍加措置
之時搜括闕丁充補闕額是最良策令權轍兼行為當從領相
議○以尹倭為慶尚右道水軍節度使史臣曰諫院論崔彥英
之恇怯而換以尹倭然彥英之為人清謹有武方議者優之但
倭解文云○甲子 御朝講掌令鄭希登曰豐加伊奴子呈訴
本府曰豐加伊之罪自 上採取朝廷公論定罪如此杖一百流
三千里
以文
人賤有尚宮稱名人打殺奴主之間情義悶切又不欲明著傷
處加打其禁府所打處云或謂使之飢餓而死肌肉憔悴云
此雖 上所不知若有一毫 上亦與知則聖德之累夫豈偶
然自內願加推察焉 上遽曰予聞物論已定其罪私賤之人

自有其主不屬於宮闈自內何能推察法司自當因傷處推
之宮闈則專不干涉矣希登曰傷處既不可推察而或謂飢
餓而死恐難推察也故姑停之矣外間之人恐自 上或預

知則甚累聖德也大抵近來連歲凶荒旱曠避殿減膳宵肝
憂勤百僚遑遑而天聽愈邇農月已過頓無雨徵臣不知何
以為之 上曰頃者乍兩旋旱至於累日如此予甚憂之希登曰

天道至遠如此微細之事豈足以上干然東海殺孝婦而三年
不雨豈加伊嘗為毋斷指及就獄時詹彼尚宮者敢以非道恣

行殺戮其冤悶可知朝廷每審理冤枉而如此枉死者尚多有之

一夫一婦之冤尚召旱災况於士大夫乎頃者趙光祖事侍從

臺諫交章論啓尚不快從刑政甚為失中其情則不然而抱冤

於泉壤之下昔鄒衍含愁而五月飛霜雖不可指為某事失則

某咎徵應某事得則某休徵應冤氣之感傷和氣乃理中之事

也近來自 上憂勤惕慮無所不為靡神不舉珪璧既率而旱

災愈酷略無回天之效予知何由而然耶以臣無所不至之心恐

或以如此之事而致然也正言閔起文曰一代之興各有制度
我國雖曰一遵華制而不能皆然獨於紗帽必從唐樣當初臺
官仁享令白不知其非而啓之深為未便大抵儀文制度之事當
自 上裁斷也然此則猶與大臣議而為之近來宰相等於輶
軒上皆張黑傘非徒新創之事遠而望之正如東宮青繖於瞻視
殊為未安中原之事雖云冠蓋相望方域異俗不必創開新例
也宰相等如此則下必有甚焉者矣 上曰前聞臺官之意非
欲必從唐樣也欲一其異同而予意亦欲從古體適大臣之議
皆欲遵唐樣故然也衣裳之體不做華制而獨於紗帽如此為
之果為未便至於輶軒張傘之事尤不可也且古則年老然後
乘軒今則雖年少者位若二品則便乘輶軒甚不當也史臣曰近
來政令不一朝更夕變大臣曰可則臺諫曰不可互相是非議不歸
一民不取信 中朝有褒勅初命為別試 中改為鄉試終以臺官
之言還止之今又命於秋來為之且紗帽初以白仁英之言從華
製造之後又以閔起文之言復從我國舊制又用大臣議更從

率制物論不定豈其美事領事尹殷輔曰中朝則雖騎馬者皆
立青蓋我國則今不見如此之事也如事成世昌曰臣前於史
草改書時戊戌年星州史見之在世宗朝議輶軒制度時依

梁制軒上立青蓋以遮日其議以為老病宰相難暴酷炎不得
已為遮日之具云其時報府行用不知自何時而復廢也今則
雖或一二宰相為之三公時尚不為不甚盛行聞此議論則誰
敢為之史臣曰今時士大夫一從任便不拘法例古則年老宰
相外無乘輶軒者今則青年宰相若陞二品則皆乘之不憚王
子駙馬亦任然乘之非徒此也權撥柳仁淑等輶軒之上又設
涼繖似逼人君舉動而無忌物情皆以為未便起文曰四學輪
次之法雖不大關於振作亦自古通行之法也每一月二次定
試官聚儒生而製述今以不載於後續錄故廢而不為儒生尤
不聚學宮法司或送吏摘奸則官負等饋酒以送報以聚會云
甚為不當世昌曰儒生不到學宮之事非但今時為然臣每欲
使之聚會而儒生不可驅迫故不能也四學輪次不知何以不

為也成均館輪次雖不載大典猶通行不廢四學獨不為之學
官真可以推考也且聞儒生之來寓學宮率皆外方無依之人
京居子弟絕無往者習已如此無計可使就學也前為圓點之
法反甚騷擾擇任師長振起文風則自然樂赴學宮矣然安能
盡得其洽然者常為患慮未得其策學校荒廢到今尤甚深為
未穩 上曰學校之事法非不足第不奉行耳儒生不可驅迫誰
無父兄者勸之就學則可矣史臣曰嗚呼承此教則 上之無
心於學校可知豈有在君師之任而不能使於樂辟雍多士濟
濟而必待父兄之勸哉典文衡之責者唯以未得其策為言
上又歸罪於下不奉行噫學校之荒廢其將無可奈何而亡特
進官尚震曰拒絕倭奴朝議則已定矣請以臣所懷啓達可乎
倭奴來往非徒各邑受弊渡海糧及商物貿易不可紀極真巨
害也得此微釁絕之似可但帝王待人之道不可太迫天子之於諸
侯一不朝則貶其爵再不朝則削其地三不朝然後六師移之
且以治盜事見之初犯再犯三犯各異其律倭本化外之人不

不可以治我民之法治之今一犯邊何可輕絕當此曲直有
在之時嚴辭書契以責島主曰爾能盡斬賊倭以見服罪之誠
云而彼不能然後罪惡貫盈絕之未晚以前朝事見之倭寇至
入喬相江華雲峯之戰以 太祖聖武而又李豆蘭故雖以
阿只拔都之天下奇才亦見敗不然殆矣今則防備比前朝雖
似稍固連年凶荒軍卒單弱加以邊邑無城者亦多不可謂完
固且馬島土地疏薄皆於石上加土耕麥而食不見接於我國
則無所資活將為窮寇不得已以抄竊為事矣西北邊事亦甚
虛踈恐有被寇之患也前朝末契丹長駟入楊根忠州原州之
間至於文班宗親皆充軍額深為可懼且以時運見之無百年
升平之運今之拒絕倭奴恐為輕易也彼倭衣食之源在我終
必乞降然一來降必不輕許必再三來乞然後方許納款則邊
民之受害恐多也 上曰拒絕重難之意予亦屢言以適朝議皆
然故不得已從之今不可撓改常有一念未知厥終何如也世
昌曰拒絕倭人臣意極為未便議得時就大臣前言之又屢與

尚震私議而不敢開口也如對馬島則絕之猶或有辭至於大
內小二殿則初未有可絕之罪自祖宗以來接待已久今若
一樣拒絕則何如其所賚商物則處分在我何足患乎國王使
臣自祖宗朝皆待以敵體然猶不敢違越宣慰使之言亦不
賚商物奈何近年以來率皆桀驁貿易甚多以激上下之怒乎
他餘倭則操縱在我矣馬島拒絕頗似有名若拒絕大小二殿
諸酋使送則恐連黨來寇為害甚巨也只絕馬島則國王之意
亦必以為島主不能戢下故見絕也 上曰如大內小二殿似
不若絕而不得已從眾議初非予本心也○傳于掌令鄭希登
曰朝於經筵聞豐加伊事恐累聖德云予聞之甚駭已答其大
槩矣當推豐加伊時聞之乃老尚宮朴氏家門婢云其時國家
則但治之而已其後非徒不干亦不知也况奴主間事予何知
乎恐不知者有所疑故更言之且諫官所啟宰相等軒上張
傘開創占所無之事不當之意法司其知之○傳于政院曰經
筵成世昌所啓以並絕大內小二殿為未便云此倭果與馬島

有間啓意必有所以其議于大臣以啓且諫官以紗帽獨做華制為未便云予意亦然並議啓○弘文館副提學宋世珩等上疏曰臣等伏聞莫高者天也而曰明日朝常及於出王游衍莫微者人也而對越敬畏如在乎帝之左右顯微之際通達無間故人事有失於下則天變即應於上雖然人有回天之力天有從人之理為人君者苟能盡在我之天而求在天之天一言之細一行之微使無愧於天一政之出一令之施使盡合於天在我而人事既修則在天而不能違越於我也 殿下奉先思孝事天以敬視民如傷下無冤枉從諫弗拂有懷必達綢繆於未雨之前而邊陲晏然執法信如四時而罔或低昂其所以宵旰憂勤將四十年于茲而治效猶鬱政尚多朝廷無堂堂井井之體有泯泯焚焚之勢悠悠靡靡上恬下嬉下民愁嘆之怨上干於天天降酷譴災變疊出數百年 先王園寢厚一朝盡為灰燼雖曰人火天之所以見戒者亦慘矣大抵值非常之變則當有非常之舉為後王嗣孫者固當震懼驚感發罪己之言謹

終告之禮一以 答上天之戒以慰 先祖之靈而不意 殿

下之仁孝反有有間 先祖之教也任典禮之責者有苟順轉

奏之失 禮曹回啓有曰雖與 帝王陵 寢有間亦是妄神行祀之所云 居輔相之職者又委諸

郵傳少弊怠慢於奉審其褻天災而慢 先王亦甚矣猶幸

殿下曩墻之念不餘自已而親祭之教旋發於悔悟之日為大

臣者所當將順其美而乃以謂親祭厚陵古無其例豈無所以

使聖心發見之端沮遏而閉塞之則大臣導君為善之意安在

昔者漢昭帝時孝文廟災帝素服遣使作治六日而告成綱目

特書之者以其知所急而與之也是宜 殿下之所則倣而大

臣禮官慢於祀事無刻日作治之實臣等未知其可也臣等聞

應天以實予以文祈禱末節雖不足尚不珍裡祀亦人主為民

勸雨不可廢之事也伏見比年以來早曠連仍雨暘愆期五穀

不熟民皆饑乎今年之旱比前尤酷當茲農月亢陽不雨西風

恒吹霜雹地震一國民人遑遑失措 殿下悶雨之心罔有紀

極至以別遣大臣禮官虔告 社稷宗廟燦盛已繁犧牲已具

之列尚有出位干政之謗况其他乎 殿下誠能虚心請問樂聞人言如善耶嘉納而信用之設若不中亦褒其樂言之心而不之罪以不好問之優容則牽裾折檻之忠將復見於今日矣邊圉者國家之藩籬也備守之方莫先於擇將鍊卒而昇平百年狃於治安為僉使萬戶者不問關防之緩急徒視軍卒之多寡以為剝割之資先殖私財以官為市公行賄賂得授其任則為終身泰養之計未至鎮堡先懷培克之謀放歸軍卒徵收價布馱載絡繹無有忌憚南北列閫操兵控弦者無幾如是之人雖托名武籍行同商賈以如是之人臨邊戍守而望其折衝禦侮不亦難乎况今西陲有野人之警南鄙有島夷之釁若國家視為尋常不為之備而設有不虞之變則將何以應之臣等之意以為方今之計莫若先擇其有才望廉謹之人以授專閫之任又以時散武班之有前程者權知沉滯者差為僉使萬戶責以軍機重事期於成效如有實績之顯著者即加顯賞以勸勉之則庶幾汚習革去而軍卒行蘇邊圉固矣今國家以一時射藝

之優有超資勸勵之恩壽命反輕人懷僥倖若以實績之著擢
而用之不猶愈於一技之易售乎凡此數事皆當今切迫之弊
而原其致此之由則只在 殿下一念之差爾 殿下之心出
入於邪正之間而眩於取舍操舍於誠偽之關而忽於存省以
是事天而是心不足以格天則天既譴告之以災而非徒不能
自省反以為適然而自恕以是心事 祖宗而是心不足以對
越其在天則雖以非常之災降於安神之所而不能正德於聽
罪之日反以謂其如台而莫之顧也至於聽諫而是心不足以
容之則外雖有從之名而內實拒人於千里以是心伸冤而
是心不足以伸之則或混淆於是非顛倒於好惡而不能無偏
繫之累矣以是心用法而是心不足以用之則或低昂於獨見
出入於任情而莫之察也上而不能正其心之所自出下以不
能謹其心之所由施誠敬渙散紀綱頹弛是心尚不能施諸朝
朝廷之上則况能擇其將委閭外之任而望其有親上死長之
効乎 殿下知觀感之速在於一心而先正其心誠一無間則

風行草偃之效皆自 陛下心中出來而尚何災沴之患
而回天之道無其道乎伏願 殿下留神焉荅曰今觀上疏其
言切當近來災變非常是予否德之致常懷憂懼至於事事無
不省念以答天譴矣近者園陵之變至為駭愕此有間之言非
有他意也特以他陵則當親祭故云爾然有非常之變則不可
拘於常例故欲親祭而大臣之議以為不可故不為而懷未安
已決之獄中間所為之事予未之知也大抵冤枉莫切於刑獄
當更加詳慎焉失禦主將果有定律律官至於爭辨而執法之
官抑責撓法云可謂駭矣不無後弊當推之雖無邊警朝廷之
事足慮者多况有事乎君相有司莫不憂勤軫慮也治國莫重
於用人擇將鍊兵足食修器械甚急務也今該司舉行矣邊將
所為無狀之事可為寒心然銓曹初不擇用而秉殿最者不嚴
明之故也此疏辭上下更加省念焉○乙丑傳于政院曰國之
大事在祀與戎戎事則今方講究矣祀事至為解弛如祭壇及
祭物器具往者每遣官摘奸故頗有敬謹之意久則還為怠惰

依前例其遣左副承旨洪叙疇弘文館典翰羅淑于東同副承
旨羅世續弘文館副應教金天宇于西分往摘奸各陵殿几祭
器冠服亦巡審以啓特遣侍從必不偶然故不遣內官此意並
知悉○御夕講○領議政尹殷輔議四學儒生輪次製述分數
優等者直赴生負進士會試所以激勸非欲只聚於學也製述
時雖有假手者亦偶一為之耳不必每次悉資於人也此事乃
近年例為之事自當因循舉行故後續錄纂集時不敢錄入耳
令該曹製述及賞格并依舊例施行何如左右相議同傳于政
院曰以議意言于該曹○丙寅慶尚右道水使尹俊啓曰前者
不送火炮正於外方恐其敵人傳習也今則拒絕倭奴必無此
弊凡巡環海島夜遇賊變則不得已放炮相應請率火炮匠以
去傳曰當以啓意言于該曹仍傳曰南方今已拒絕倭奴凡弊
端已言于監司陞辭之日矣凡事當往倍加措置僉使萬戶權
管等亦宜知其賢否而黜陟倭人等雖已見絕不無欲言某事
而來漂氓之在琉球者亦令刷還或有因此事出來今若一以

賊委論斷邀功射殺則邊釁尤生道內鎮將等處言之俾令詳
審可也○成均館生負辛百齡等上疏曰天理昭昭未嘗泯滅
人心鬱鬱不平則鳴揚焉激焉清濁自別口之筆之春秋有嚴
公論所發焉可誣也人亡事去歲月既遠而尚欲追訟其冤傷
切懇到以而愈甚其必有所以矣夫好其善惡其惡一段真性
人所固有也見君子枉陷於小人而無不哀其不幸者蓋為其
耳目所接其心必動焉矣故弘恭石顯之有譖而蕭望之自殺
則先儒刺其君梁冀之構獄而李固杜喬駢首就戮則後人傷
其時然而孝元柔懦桓帝暗弱望之喬固亦被禍於當年而止
耳今又有甚焉者指已卯
人事主明臣良庶事稍康風雲慶會千載
一時於是焉雖或有珍行之讒說固當墜而去之方且信而聽
之及加荼毒於忠良之臣死且不赦則其於懲惡勸善之道何
如耶已往不可諫來者猶可追所當明示與奪以定是非使之
有辨於今日而無疑於後世也恭惟 陛下有仁厚剛明之資
兼日新不已之功舉直錯枉從人舍己四十年中動無過舉中

興之業視古有光則蓋亦盡美矣而顧有一事之失指已卯事

不能無累於其間使殿下無前之治將歸於未盡善之域焉

臣等竊惑之漢景刑名之主是錯亦非純乎臣者也苟有讒間

於是乎入焉則無恠於不得其死而論者或以為君臣之義每

以殿下之聖而猶不保其一賢臣乎指趙光祖無罪而殺士已非

盛世事也過十年人事必變而至于今日之久曾不能有所悔

於殺無罪則殿下之心可謂太於忍而失所執矣嗟乎儒林

之禍一至於此極耶古未有極於我朝者而至于已卯為尤酷

安知其殿下之世還有戊午甲子之禍而與亂同事云乎

殿下教育作成之心可以無愧於世宗成宗培養之道而士

氣至於掃地蕩盡者實由殿下未快悟於已卯之時事也其

間陷於非辜而終未之白焉者有若二三臣焉指趙光祖金宗瑞

而臣等敢以一介臣為最優而名言之則趙光祖其人也光祖

平生志行之所尚學業之大成臣等固知其有淵源之漸矣國

無君子斯焉取斯吾道久東亦必有傳蓋光祖得之於金宏弼

鬼野燕山之功今官至佐郎被殺師事金宗直精於性理之學

且多踐履之功今上已而當欲與金宗直同配享文廟大臣

於前朝臣吉再吉再得之於鄭愛周其沂流瀛洛窮源洙泗竊

以顏閔之所學伊尹之所志自許其身者為如何哉而實愛

周後一人而已才本為王佐道足為人師雖以糠稗緒餘猶

足以陶鑄唐虞之治矣而况親逢殿下之至聖必以堯舜

其君民為己任盡心力而求之也耶壯必有行達可善善讀

聖賢書所學何事帝王雖遠良法猶存我苟勉之今猶古

矣率是計也欲以期月之間大興成周百年之化其傷今慕

古憂國愛君之素心誠可嘉也奈何成功未半積毀橫生無

罪無辜亂如此憮竟使殿下不免有殺賢臣之名乎冰炭不同

器邪正不同道道不同不相為謀理勢之所固然則是變之

作實由殿下辨之不早辨也養雞而不曾誅猶非其主人之過

歟臣等請先討其當年釀禍之邪黨而以格君心之說次及

殿下可乎誰生厲階至今為梗以春秋誅首惡之法律之則

薛衮沈貞其所罪之魁者也二人本以無厭之小人患失之
鄙夫不為清議所容常懷忌憚積怨於骨期欲作亂者已非一
朝夕矣而第無其隙因緣攀附通路宮掖謂因洪景舟之女知
殿下有少怠於接賢士大夫之心而巧構無根之言敢假不經
之誣至加以耳可得聞口不可道之說使浸潤之譖得行於其
間然後又族其被屈數三宰相洪景舟成雲而合謀之中夜微服北
門啓鑰行盜賊陰竊之事逞狐狸邪媚之態恐動天聽擠陷士
類以酬其私怨大槩如此餘難悉舉嗚呼吐哺捩髮周公豈欺
我哉謙恭下士未必王莽為然也仲由冉求之具臣夫子猶以
為不從不義曾謂光祖為之乎彼蒼俯臨白日耿耿只知有君
無他邪心古不云乎知臣莫如君則以殿下之聖明有可以
知賊臣誣罔之情狀而殿下崇信讒言枉殺正人辭所連及
或可竄黜使士有一名者悉陷於黨籍曾不念後日邦家之命
脉而致有一網打盡黃河不流之慘恨此其故何也良以殿
下執德不固為義不終任賢之際不得不貳而或有所未盡其

誠也 殿下若不以先祖為疑而言聽計從一如前日則雖百
貞衮可得而間哉 殿下之罪先祖雖非本心而使其人君一
心之淺深不免為奸邪之所窺則 殿下有不得辭其責者矣
人之云亡權奸擅國因罪其人更聲其罪罪其法則以為喜事
有如新法之非罪其學則以曲學有如偽學之禁乃敢詆其
所為一切反之權奸所導而流俗不得不從之自是厥後
殿下之國事日益莽矣悠悠泛泛式至于今偷靡相尚氣節蕭索
庶恥道喪奔競成風至於義理之說則學問所先而生徒尚或
厭聞之遜身之行彝倫所關而師友尚或顯禁之衣冠士類之
尚爾况閭巷無知之氓乎子而戕父奴而殺主吏胥而圖其官
妻妾而謀其夫教化風俗之弊一至於此而國家之勢如坐於
弊船之中寧不寒心究厥由則恐亦未必不由於先祖之死
而小學之教不復明於世也瞻前而顧後以先祖之事揆之於
今日則 殿下以為孰勝彼權奸之徒以非理示中之說譖光
祖而罔 殿下之迹雖不能悟於當年而想必已悟於後日

則殿下猶可以釋光祖而至今罪之臣等之感滋甚焉殿
下以濤激為罪紛更為罪搖亂朝廷為罪排斥者舊為罪以其有
終致叛亂者為罪非光祖實有此罪實皆權奸之黨有以目其
罪而附會之也欲加之罪其無辭乎如以聖人中庸之道責備
於元祖則似未免或有過中之失而求其當時之本心則無一
毫邪鬼只信殿下好善之誠而欲以明良之事業報知過於
殿下也其君臣相得之分有如此者而反使忠君循國之心終
歸於不諒之域而未白焉則非光祖負殿下殿下負元祖也
萋斐終成貝錦黥還為羅織使我明主必入于左腹彼譖
人者亦已太甚尚賴天道禍淫無毫髮爽沈貞李沆既已伏辜此雖
由他事亦足以證反於前日可謂罪人斯得殿下若已明知
其惡則固當行人君法天之道加陷害忠良之罪與南袞數輩
而追誅之則既骨之奸諛亦未必無知於地下而罪有所歸矣
殿下既不能然而猶以其罪歸之於光祖耶臣等嘗誦宋朝三
百年未嘗殺一朝士此史策中盛美臣等愚心不願使宋朝獨

受此名而然而死者已矣不可復生只欲使殿下少霽天威
特垂聖慈以新一國之耳目而定後世之是非也屈賈誼於長
沙非無聖主亦豈文帝之不得已也而後世吊之者猶以文帝
為有道思猶薄者為其以文帝而遇賈生用之不盡其才耳其
以殿下戮光祖死猶不釋者而比之則不既太甚哉而安知
後世之君子不有吊光祖者乎唐太宗雖其致疑於魏徵既沒
之後使猜讒得行然而有他日征遼之悔旌勲片石蹶而復立
太宗且然而况不為太宗者乎靈帝漢之庸主也猶能用呂強
皇甫嵩之說而解天下之黨錮可以殿下不如漢靈乎宋臣
蘇軾有詩曰吊古泣古史殿下嘗於萬機之暇日擊前史見
有奸臣之欺罔人主誣陷良善者則猶必掩卷而不忍况親於
殿下之世見之乎殿下之於光祖當其初則待之未始不厚
而及其終則待之失於太薄始之厚之者殿下也終之薄之
者亦殿下也則殿下自殿下而其心或不能無變然則
使殿下不得不殺光祖者雖是權奸而使光祖必至於陷權

奸之謀譖者非

殿下耶信而見疑真而為戮其死可惜其情

可恕非夫人之為慟而誰為如使後人為惡則惡不可為如使

後人為善則先祖本不為惡臣等竊恐後之君子以先祖為戒

而為善者怠矣為善者怠而正氣不張則眾邪接迹邦其机

陛厥鑑不遠在彼三兇

金安老葉無擇許沉

倘能開聖鑑於萬一察此

心之幽抑可乎不可乎不可以示激揚勸懲之典則不惟九原

之忠魂有所感抑亦一時之士氣有所激勸而百世之下公

論終有所歸宿矣大抵天下無兩是亦無兩非

殿下既知權

奸之為權奸則何不以不為權奸者而可之論先祖者當時既

無異辭後世寧有他論一國臣民孰不曰可而不可其可者獨

殿下耳然臣等竊以

殿下之不可為疑焉

殿下誠以先祖

為罪而不知其心耶抑或知之而疑未果決耶無乃

殿下在

位日以目覩權奸用事士林之變相繼而出有所懲創於前姑

且欲以鎮靜而然耶疑者事之賊決者智之君願

殿下速決

之今者大臣知而不言臺諫侍從言而不盡則豈不以人臣義

不顯諫諫而無驕故不敢徒觸忌諱以當雷霆也耶使之無言
與雖或有言而不得盡其言者亦未必不由於殿下之罪光
祖斯甚也若殿下終執偏聽之失而使邪正無辨則柰於士
林何柰於祖宗何柰於社稷何不信仁賢而國不空虛者未
之有也君舉必書使有良史必以直書則天下後書不知殿
下之聖而惟親小人遠賢臣是聞百代之下謂殿下何如
主也而東方一域將至於萬古如長夜也朽骨既土幽明永
隔臣等區區是豈有私而然耶臣等嘗讀禮經曰好善如緇
衣惡惡如巷伯釋之者曰人莫不有好惡好惡得其正者蓋寡繼
衣好得其正巷伯惡得其正臣等必以此為言者冀使殿
下視彼驕人矜此勞人以正今日之好惡耳所謂權奸賊良
臣之罪惡已極貫盈矣其追加誅削之意曾論如左無足多
言而惟以先祖之無罪為殿下反獲解之者蓋亦惡惡短
善善長之義也苟以其善善之則褒錄之可也旌異之可也
不畜但以追錫爵命慰悅其魂而止耳而殿下尚未之悟又

從而為辭耶商猶異代也而式閭商容封墓比于武王有能
行之而致萬姓之悅服則其顯忠尚賢之道有以得民之心服
也 殿下既自以非道殺先祖而猶敢不悔則其視武王孰為
慚德且臣等前所云鄭夢周乃麗季之忠臣以私觀之可謂當
時之亂臣後王之大慙也而世宗錄用其後以獎其節而又列於
古今忠臣之後斯豈厚夢周而薄 先祖哉表忠節振士氣誠不
得不爾而至于 殿下因使之配享文廟然則以 殿下不貲光
祖之事而質諸 世宗則 殿下未必無負於 殿下之家法
而法 祖宗之心又少懈於前日也光祖之死固異於比干受
周其平生氣節有足以相上下則臣等欲以周武王我 世宗
褒旌之典有望於 殿下不亦似哉臣等亦豈不知恩典之施
固亦無關於已死之人而敢喋喋者蓋不如是無以扶植公論
鼓舞士風而使是非非得其正也大陽中天至公無私而惟
此一事足累聖明臣等竊為 殿下多惜之原其致此之由則
殿下固未必無過而尚不知之乎人非堯舜孰能無過過而能

改善莫大焉過勿憚改夫子亦言改過不吝成湯所行太甲自
父而克終允德成王既悟而執書以泣推而至於衛武公年數九
十五而有抑戒之作故卒為睿聖遽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
九年之非故終成君子人蓋悔者吉之先復者賢人之事自新
須勇遷善當速伏願 殿下慨然省翻然悟及求初心深咎既
往辨邪正明是非克審好惡以中取舍則公論行而人心定工
習自不得不正國俗自不得不美伸屈當年取正萬世地下光
祖庶亦多幸非獨光祖有幸士林有幸也非獨士林有幸 祖
宗有幸也非獨 祖宗有幸國家有幸也國家有幸則 殿下
之身宜無所不幸矣臣等於光祖事已盡表白其本心而至於
金淨竒薄之事亦不能無辭淨遵為人雖云不及於光祖而其
所志所行則蓋亦同也君臣大義固已講之熟矣必不以亡命
非義之名自陷其身而當時邑宰有以巧說陰助於權奸學請

其母在報恩等語往觀郡守拜前初許之既去詎以亡命以至於
死邊謫居牙山嘗乘醉不勝戀母至情乘馬馳半程而還縣監
亡哲中亦誣以死 權奸仍得以構成其罪則豈不抱冤於冥冥之

中手臨決死生不忍相捨母子至情安可奪哉而殿下獨不
聞忠孝一般之說乎臣等無位無責乃謀乃言極知僭越無所
逃罪然而適當殿下求言之秋情切于中不能已已敢以平
居草野之公論為今日一言悟主之資而盡言不諱故不覺言
之支離也夫天之降災祥皆原於人主精神心術之運而迪吉
逆凶之應猶影響焉雖不敢指的其災為某政之失某變為某
事之誤而竊以臣等之私憂過計推之亦恐或由於殿下之
好惡不明邪正無辨而人心天理鬱不得伸一國公論久而愈
激之所致也臣等見當今之人事未有急於此者矣殿下如不
以臣等之言為狂僭而少恕之則其要只在殿下一念之如
何耳苟能加誠正之功盡精一之學絕偏係之私充本體之明
務循輿情動合天理則日月之下邪正莫道清鑑之中妍蚩無
隱而知人之道至是盡矣伏願殿下念之念之無輕於此不然臣
等豈敢徒慶國學虛受大烹之養而得罪於名教中哉

進士韓
智源所

製
答曰趙光祖事前亦有言者多矣但光祖豈可謂無其夫矣

不可輕易改之之意已存於前日言者爾等必聞之故今不敢
舉以答也光祖尚然而况金淨奇邊何足言乎或疑其不省也
史臣曰成均生負辛百齡等以趙光祖無罪之意上疏朝廷之
議如此故士林之志亦如此光祖之無邪可知而時運之來往
亦可占也又曰自誅金安老後已卯退斥之士盡收見用而其
待善政稍欲講行後進之士頗有慕効慨然為善者多而光祖等
以其領袖尚未復職舉朝論列不聽大學生等又上書訟之累
日伏閣竟未蒙允是時上惑未解而大臣多有不悅者士林皆
懼其不從也○麻田郡守朴世茂上疏曰臣聞天無私覆地無
私載雨露之所養無私恩霜雪之所殺無私怨日月無私照寒
暑無私偏故高明博厚正大光明悠久不息者天地之道也人
君體天地之道御萬機之政一無私心故中和位育之功多積
而博發乖戾災害之氣永絕而不作措斯世於至治致國步於
以安苟或反是而一有所私於其間則與天地不相似與天地
不相似則足以召旱乾之災為至治之累矣今之旱災臣不敢

指其某事之失而亦不可諉之適然之數也豈有人事不失於下而天災之應於上者如是其酷邪臣恐政教命令之間

下必有所失而然也疏遠之臣有何聞見竊聞之道路 殿

即位之初勵精圖治以臻至治歲月既久漸不如初宮闈不嚴

干請興行媒進之士囚繫之徒因緣出入終遂已欲者涓涓皆

是而外人私相語曰某也連族某宮人近必得仕某也潛結某

宮人終必免罪外人之言往往或不虛矣果若人言此實賣爵

鬻獄之事漢唐中主所不為而 殿下為之乎前日 殿下嘗

謂東宮曰勿聽婦言世子年少時上手製元子戒心箴臣意

以為 殿下深燭婦言害政之端而為此言以教東宮今亦豈

欲甘自處於暗昧之地而為害政之事乎 殿下之意特以某

也某宮人之族一得仕有何害於義某也某宮人之親一免罪

亦何妨於政專不之察徒循其請許多宮人爭慕效之咸曰我

一人之請則宮人之請一而 殿下之聽非一始於一二人

之請馴至三四人終至於無慮十數人則賣爵之機鬻獄之誚

有不得免焉 殿下博覽經史洞觀前古帝王之心而耳目之

官帷幄之正亦豈無一陳此言於 殿下之前而 殿下聽之

猶邈然不經於心仁愛 殿下之天心豈不出災害以警 殿

下裁衽席之間幽暗之中容有一毫私意勿謂何害何妨明審

義理之歸痛自刻責必改乃已則天譴可免人怨可伸災害可

轉為祥瑞凶歉可變為豐稔矣臣來守畿甸于今六年備知天

情久矣以耳目之所及言之賦役之煩科歛之重生物進上之

弊以至菜果之類有不可勝言者矣亦足以召天災矣然事涉

細碎固不足以煩 殿下之聽若夫抱冤泉壤死不瞑目指已

事者則不可不陳其情殿下既以已卯之人為無罪生存者

盡收而用之歷敷清顯死亡者則如金湜奇遵身負亡命之罪

事見上湜當初窟謫及再收有何所望至如趙光祖其生也

無一毫邪思其死有重泉深冤未蒙追贈泄冤之命亦足以起

怨咨傷和氣矣 殿下清燕之暇深思遠臣之言爵人殺人賞

人罰人凡為命令一以至公無私以體天地之道而十日不雨

卷之二十一 十一

臣甘受妄言之誅今當求言之時愛君憂國之誠激發於內不能容默忘言之過越謹昧死以聞答曰觀此上疏發於格言至為嘉矣但用人則隨其擬望而落點罰人則從其輕重而論斷所陳之言予未知果然與否也然虛實間必有所聞而然也予有此愆而人則知之予獨不知乎更加留念而修省則其於應災之道當矣此疏不陳弊瘼該司別無回啓之事可置政院也史臣曰世茂辛卯登文科以掌史事及出守是郡愛民甚至又上是疏人無不嘉其懇切但以竒遵為亡命人不能無恨然亦豈傷激之言耶常著童蒙先習一卷刊行于世○生負孫徵上疏陳制民產養民心省賦歛保軍卒慎刑罰等事○丁卯兩○尹殷輔尹仁鏡議馬島倭奴與大內殿等相為締結右兩巨酋使倭出來則都船主以下皆馬島之倭例必隨之若拒絕馬島則不得不併與大內小二殿而絕之洪彥弼議蛇梁賊變雖是馬島之指喉而大內小二殿則容有不知之理不可視同馬島而並拒之恐相連結致生怨心三公等同議紗帽事該曹據前議

受教漸次遵唐制改造事已於中外通行知會宰相朝官依肩

搢造者比比有之衣服長短尺寸亦從華制載入續錄在呀

舉行紗帽體制不須更改仍以三公意啓曰慶尚道閑丁推刷

敬差官丁應今當下去矣當此農月非但騷擾推捕刷出之際

民必多逃恐妨農務過農月後下送何如又以領相右相意初不設鎮故今不同啓

啓曰南方拒絕倭奴又設加德鎮事甚重大不得已

特遣重臣專委責任然後可也左贊成李芑前亦為西道巡邊使

今亦請以李芑稱為巡邊使下去而其設鎮形勢及軍糧軍器等

事與監司兵水使同議措置上來後又使專掌措置何如答曰啓意

皆知道南方倭奴拒絕之時凡事極為緊重責任李芑使之往

理為當敬差官農時下送有弊之事前於經筵亦有言之者但

未聞大臣之意故不見今大臣之意如此可待秋成下送又以議

啓單子下于政院曰大内小二殿皆當拒絕然而頃者蛇梁之事

或有不知之理又不可使含怨者多故落點于左相議也○憲府

啓曰禮賓寺正田承漑本以麤難之人一司中既行鄙陋至與下官

相詰不合長官請適答曰如啓

六月戊辰朔兩傳于政院曰今者以巫女祈雨而至於三日不止賞格前例考啓雖無前例賞給事言于該曹史臣曰刑政之闕失足以召旱而不講弭災之道徒修祈禳之末已為文具而一雨之得適出於以旱之餘則又歸功於巫女欲賞之不幾於謂天乎○慶尚右道水使尹俊拜辭後啓曰頃者聞傳教今已拒絕倭奴邊將等欲邀邊功雖持書契朝倭之船不無並指為賊船而勦殺之弊云臣為薺浦僉使三年彼倭之形止無不備諳凡朝倭出來者欲多貿商物重載物貨故其船甚大登船者至百餘人若荒唐船隻則甚小而輕自遠侯望分明可知且朝倭船則必於未昏到泊於浦所倘以風水不順至於日暮則於加德島外叫呼鳴櫓使得聞之若遇巡環船必告其所以來之意雖夜深護來例也賊船甚為輕捷乘一船者少或七八人多或十餘人潛伏於巖石間遇海採船則抄掠而去可易分辨也臣今下去通諭各浦晝夜瞭望若有賊船使之一一捕斬為當

而傳教如此各浦鎮將等雖遇賊船疑而不敢捕斬則將為門庭之寇恐有失機之悔故敢啓傳曰頃者傳教之意慮南方邊將等托以拒絕不無不分賊與非賊而並加捕斬以生邊事故云然也今聞啓意以為易辨云邊將果能易辨則不爾禮曹啓

曰大內小二殿前已拒絕故將不修答書契今復許接無奈修答書契以送可乎若為修答則頃者曾以蛇梁賊變佯恭不知國家包容故姑依舊待之之意為啓目允下知襲教或有已製者仍以此意令大提學成世昌參酌修答何如取稟且曾將此意言于春江西堂等饋享之時矣傳曰書契修答事如啓○已

已以謝恩使沈光彦書狀臣之一行今月二十八日越江軍官

為邊東傳送人所捉告於主事轉報禮部禮部以銀兩許給牙子朝所禁還報物主還越江後即囚義州銀九十二兩封入橫上送

傳于政院曰朴礪速令禁府拿來推考○庚午政院啓曰頃

者祈雨巫女賞格事有教矣但自上憫雨大小人民遑遑同措

至使巫女祈雨而適雨彼巫女之祈安足以格天而至於賞格

至為未便息數之事自下啓達惶恐物情未便而且無前例故

敢啓傳曰巫女祈禱之際適雨連三日常時童子等祈雨而得
雨則亦賞格此人等亦奉上教而為祈禱故命為賞格如此之
事果非正道賞格未穩啓意至當如啓可也○辛未傳于政院
曰近來南北有事變而各道防禦至為虛疎南方則時方措置
容有少固之理至於黃海江原忠清三道則尤為無備倭人今已
見絕賊謀難測不無捨其防禦堅固之虞窺其不備有衝東擊
西之患故欲遣御史摘奸于各鎮浦雖云農月弊亦幾何其招
此人林享秀吳祥李奕賢李彥沈韓謝等九人至政院而待命
當分送于八道既教三道尤似無備故別為傳教仍傳于政院
曰以此分遣于八道可也常時守令則有相避與否例為取稟
矣此則僉使萬戶不須取稟也○刑曹啓曰去五月二十六日
西水庫近處生負鄭祗家強盜將火突入祗身被亂刺至於碎
顛妻子及奴婢五人亦被刺祗則初一日致死其餘逢刃致傷
之人亦已半矣而無救之者矣京城近處盜賊恣橫如此極為
慘酷情迹可疑之人捕盜將已捉付刑曹矣但無現賊之物的

指為難其同黨必多令捕盜將秘密捕捉何如傳曰前例京城
近處明火強盜殺害人物則捕盜將及從事官軍官部將推考今
此強盜慘酷如此為捕盜將者以當盡力秘密以捕而視為尋常
西道捕盜將善禹孟從事官鍾申等皆推考可也秘密捕捉事如
啓○憲府改曰豐加伊致死事因其奴告狀事于人推考則尚
宮稱名人銀代令內需司奴子五名禁府決放後即時捉去其
同生家行廊房十餘日閉鑰拘囚更於淳原尉趙善家捉去受
刑慶加打下醬庫內二十日棄置致死云當初豐加伊推鞫時
自 上因公論依法決放而銀代乃於中間擅用刑杖謀欲後
日檢驗無據受刑慶恣意亂打拘囚飢餓迫脅致死至為殘酷
自 上所不知之事敢行兇悖主此則專擅之罪尤不可容
非徒此也又撲殺礪城尉宋寅所奸婢子二人事騰播物論如
此兇惡之人所當痛懲請下義禁府窮極推考依律定罪答曰
豐加伊決放後內需司奴捉去事聞之則非銀代之事也以曾
為淳原尉之妾故常率行而自外拿囚決放之後無依據之處

內官使內需司人寄付本主家

本主即孝靜翁主母李叔嬪也依嬪已死其家在鄉按洞

而

已凡人呈狀打殺某人云則檢屍例也此呈狀者以為不欲更

檢受刑處恣意亂打云若曰亂打則豈只於受刑處乎必有過

傷之處更檢為當但事干雖曰逢打致死銀代者非如他人本

主之同生也打其同生家婢子之事非關國家而亦非兇悖之

事也內人詔獄推之近好未有也宋寅奸婢攆殺事予未知矣

銀代若在闕內時則謂之攆殺於駙馬家者亦異矣是以予允

史臣曰銀代盤據禁中威行中外豐介既致於死殘酷莫甚焉

又礪城尉所奸婢子懷孕及產躡殺其兒杖流其母物論騰播

臺諫侍從累日交章上猶庇護兩司合司辭職至於五六日

大臣又請遠竄後上龜勉從之罪則萬死無惜而止於竄黜

人心不快○壬申以搜銀御史鄭源書狀下于政院曰所犯令

工曹處置觀此於乙云都致等在於彼處通事奴子等乃京居

者也常時義州人如此現犯則其事于皆在於彼處故令於所

在處推鞫例也通事奴子等當拿來于京而似為有弊欲令並

於其處推轄矣若使都事

尹仁

推之則都事已有所受之任

全

石唐入家往來
賣買推鞠事

久離本營亦為未穩鄭源業已下去仍留推鞠

何如速問于該曹以啓且觀此書狀以為通事多有辭連慮其越江臨迫不敢囚之而只囚其所接奴子云其計亦實不謬但以御史而如此恐有後弊此意政院知悉而已○憲府啓曰臣等伏見批卷至為未安豐加致死事其奴狀辭以為受刑處加打下拘囚絕食以致餓死云事干婢玉梅真德仰伊金伊今等招加打下後入置醬庫第二十日致死事納段受刑處加打下事雖檢屍必無左驗而拘囚故殺情迹則已著矣且礪城尉宋寅兩婢子撲殺事物論顯殺事甚駭愕故敢啓而上教以為內人囚詔獄推之近所未有也銀代所犯亦近所未有故不得不爾况官中府中俱為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今若諉諸內人有罪不問法之不行未必不自此人始而大累家政矣自上雖小小冤枉常加軫念而獨此銀代濫殺無辜數人之事偏加曲護以為非關國家有乖帝王仁民之言不勝缺望且豐介

義禁府決放後致死事當初外間不能詳知道路相傳以為自
上今內需司加杖致死云物情疑駭今則罪人既得而不郎快
從公論外人之疑恐未能昭釋請速下義禁府依律定罪答曰
雖內人非如在內而犯罪也在外私犯下獄何妨但打之以然
後死非加杖也必悲慟翁主之祿命不及時救療之致也宋寅
家事雖聞之而未著大抵非檢屍而下獄似異故不見○平安
道兵使李光啓本唐人王昌率其妻於呂來建州胡人李於
女子同衛李可仇亦言以待養同居今年二月嫁與王昌四月
率於呂逃去三寸至李應仇車亦尋蹤越江津而不與今此
呂所供滿浦義州兩處各異觀其言勢似實胡女且李於乙
應巨所言至為兇屬不無因此構譽諱而不與似為不當出而
與之亦似難下于政院曰此唐人已令於千秋使之行解送矣
處馳啓取稟常速回答招政府兵曹郎官分議于大臣及兵曹堂上以啓也
○癸酉領議政尹殷輔議王昌之妻於呂雖實胡女其父於乙
巨應巨等若不追尋請還則在何從夫解送王昌率於呂出來
後不應仇車及於乙巨應巨相繼尋蹤反覆請還鎮將雖答以
不來猶且憤恚言甚兇悍容有因此構譽之虞不可不慮以此

意隨宜慰諭王昌於呂其親屬還給似當左議政洪彥弼議唐人王昌率來之女本是胡人入送本土於理為順彼人李於乙巨應巨所言雖似不實亦不可盡謂虛說胡人給送以從其願何如右議政尹仁鏡議當初推尋時既已隱諱今因允厲之言遽即出給所係非輕然彼人明知到此更來懇請則父子之間情甚迫切我國亦知為胡女的實終難隱諱答以權辭出給無妨傳于政院曰胡女於呂依議得處之可也丘曹啓曰唐女於呂事彼人來言建州衛李於乙巨應巨女也母咏隱珠長甥李尚古次甥李海投養父李可仇皆歷言之於呂則滿浦所招少時父母俱死丐乞為生年十歲時寄糊族家常聞父母遼東人母方娘為建州獐子被虜而生焉後到義州更名曰阿里居言語與滿浦所供不同觀其所以似實胡女今若胡女則給胡人若唐女則不可與也千秋使尚遠更問而給之何如傳曰以大臣議觀之則於呂定是胡女還與胡人可也以兵曹議觀之則於呂之招有異胡人常以擄掠人物買賣為事者也慮有因此而還

推則姑置之大臣之議與兵曹啓意速下書于平安監司處分
辨後秀之○憲府啓銀代事不久○兵曹啓曰於呂之父更來
請之則當曰於呂以唐女明言之其夫王昌亦唐人故並送于
觀察使使之處置汝等擄唐女見逃而怒其逃欲託以汝女而
率去汝言汝之女於呂則唐人云汝等之言不可盡信實汝之
女則當與之若唐女則上國之人不可輕許且未知觀察使之
意故果以不來答之汝等至再固請疑是汝女然已送于觀察
使何以為之即以汝意告觀察使處之且所謂於呂之父不來
請而他人來請則答曰上國之人不可輕許其父來則以於呂
所言詰兩端驗真偽然後報觀察使處之當初以不來牢拒故
全不可卒然到此云以此意答之何如傳曰以啓意下諭時具
錄○厚陵叅奉徐敬德以肅拜過限啓適此敬德有孝行學力以
寄其志其詩曰讀書當世志經綸晚節還甘顏氏貧富貴有爭
難下手林泉無禁可安身採山漁水能充腹詠月吟風足暢神
免到不疑知快活○坤方有氣如火○甲戌憲府啓銀代事不
久○義禁府回啓曰如此事許繼近未有見但金亨卿之罪其

父自仲當坐死自仲年八十一得不死故啓達刑曹又回啓曰
如此事近未有矣但金指丁以盲人殺人大明律廢疾人與八
十歲人同律比此律用之矣傳曰許繼信事議于大臣○乙亥
尹仁鏡議許繼信獄事雖曰衆證歸一繼信年過八十則非他
據證定論之例律文內八十以上應死者議擬奏聞云者在下
不容輕議必欲斷自 聖衷舍人以尹殷輔洪彥弼意啓曰殷
輔昨日午後得病右手不仁言語亦澁不得已以言啓之律文
八十以上殺人應死者奏聞慮有自上裁斷之意也彥弼言此
事京畿監司洪暹啓聞之事也臣父子間隨議未安未得議啓傳
曰許繼信事以減死判付○憲府再啓銀代事不見○司諫院
大司諫具壽聃等上劄曰朝廷處置之事其論議雖或不同自
上執其兩端揆度用中以定于一則確然固守不為橫議所撓
然後彌令信而衆情定國事可濟近者拒絕倭奴既收廷議博
採羣策斷自 聖筭國論已定而遽因一二人之說旋命更
議變易無常有同兒戲如此而望國事之成不亦難乎蛇梁之

變不知其倭而為而二殿之使待之如舊雖云拒絕馬島而從
二使出來者無非馬島之倭其留館饋餉之費貿易轉輸之弊
至於驕縱陵侮之習在此倭尤甚則是有拒絕之名而無拒絕
之實國家如不絕倭奴則已矣既定拒絕之議則當不分彼此
一切嚴拒一以壯國勢之重一以杜彼虜輕侮之心事關機會不
可不慎 殿下有執德不固之失大臣無擔當國事之人以致
日論不一衆情靡定豈不寒心且擅殺人口在法無赦臺諫以
此論執曠日持以而留難至此不勝缺望人命至重使人人不
有國法擅自殺戮而不治其罪則將至於國非其國矣自古構
成貝錦交亂中外者未必不由於婦寺如此陰邪凶狡之類決
不可出入宮禁况今罪狀已著豈可容貸若諉諸內人不即窮
詰治罪則無以肅清宮掖修明王法所關非輕豈不有累於
聖德乎臣等職在言地凡朝廷宮闈之內耳目所及不容含默
敢陳瞽說伏願 殿下留神焉 答諫院曰凡議不在人多寡度
其事之可否而已倭奴之事予初從勿拒之議其後觀衆議若

此機會之時不能絕之則慮有驕凌之弊故子從當絕之議且

對馬島可以絕而大小二殿不可絕若絕二殿則結怨多而邊

患劇邊患劇則南方之弊尤有大於此特而不可救矣如梁之

變未能的知其大小二殿之所為故只拒絕對馬島矣今言雖

曰二使來對馬之倭皆從而來馬從來之言是亦有理還變前

議是誠執德不固今又何改且近日臺諫所論之事皆干於翁

主之家子已詳之矣一事則本主翁主外之打也一事則銀代

在關之持也予之不允之意已盡言於憲府不允○丙子憲府

啓銀代事答曰銀代收歸牒放黜不出入可也○丁丑憲府啓

銀代所犯非輕不可以輕典之罪請速下義禁府依法治罪答

曰銀代事子已量之此外不可加也○戊寅 御宣政教前月

廊御於引見謝恩使沈光彥黃恬去發年千以使金金絲絲約

光彥等九正副使光彥進曰皇帝康寧視事則依舊不為

且華察於三月差南京翰林而去云故前所求皇華集不得親

傳且舊主事已逝故留與新主事俾傳于華察矣去四月初八

中宗大王實錄卷一百三

日臣在玉河館通事金鈞言昨日朴驍挾持銀兩與牙人買賣而為伴送所捉被告於主事前矣臣即招一行入問之則伴送序班等慶乞憐不許云翌日下馬宴後主事招臣等至前出告示二度分給臣及書狀官臣等曰俺等奉使無狀不能戰下乃至於此慙愕無措當退而推問痛治十五日使館副使來言曰前給告示宜先選臣等不知其意各袖告示而去主事還置案上無有復與之意臣等言忝辱使命罪當萬死當持啓國王以憂重罪既與之而又何速還也主事答曰非為爾國人而告示疾牙人爭利而然也臣等懇請再三猶不許至二十一日禮部招犯禁之人臣等令金鈞等率朴礪以往則禮部云此非我國禁物也即送給之耳臣等退憶告示之意但記始頭云大周館主事宋為禁約事土宜交市自有舊規前者金萬鈞李名珪韓淑等之行多持銀兩以致牙人爭利今此行亦有賚銀買賣為伴送首告當嚴加禁約云雖不能盡記大略如此臣封銀兩授通事權仁佐恐朴礪自知罪重而逃姑杖五十以寬其心

又至遼東迎逢軍馬入去令團鍊使拿護至義州囚之矣上

曰前行次泛濫之事亦告之乎光彥曰只言金萬鈞李名珪韓

淑等之行耳且敬謹之間言語之際恐未能盡達其意臣等三

人同議書單字而來當退詣政院以啓光彥等又啓曰初三日

辭堂時聞南京給事中俞進德題本請太子出講云朝廷時未

會議會議則當有廢事適於其日發還未及詳問也○憲府啓

銀代事不見○已卯檢閱姜士安內官韓繼貞承命往厚陵

搞奸○議于三公曰慶尚道別遣監築使事為天城加兵曹已

啓下矣既遣巡邊使詩又遣監築使義方好則南方之弊糜費不

貲嶺南有左右兵使或此一員可以監築加德僉使今以堂上

擇差亦可監築矣使如此之人監築則弊可除矣且龍崗縣令

韓汝弼三和縣令李敦復順安縣令申汝樑等三邑守令以入

居人見逃事罪將罷矣此罪同於前日之罷不須更議但慮已

已罷者亦已命叙三邑守令今若罷而又於殿最多有遮負則

西方之地非如他道往來之弊不可不慮其中或一人見逃或

二人見逃者皆可罷乎何以為之洪彥弼議加德島設鎮未便
事前議已盡今當農月舉大役使恐民力困疲不能支也入居
事目內逃亡人無分一二名並罷今當依事目施行但西方有
可虞之事守令雖有例犯姑存之以除民弊何如尹仁鏡議加
德島築城事關重大其道雖有左右兵使各其本鎮防備最緊
海島不可往來檢舉別遣監築為當入居人逃亡守令雖似例罷然
西鄙非他道之比一道三負並罷未便分輕重罷之何如舍人
又以尹殷輔言啓曰慶尚道既遣巡邊使又送築城宰相則果
有民弊上教至當但築城大事而巡邊使雖往巡審即還不
必久留如此大事擇遣宰相則不無措置之事臣意別遣為當
且平安道三邑守令事非如他道而此三負既罷又於殿最有
適之者守令多罷則迎送之弊甚多此三負不罷而姑以他條
或降資示罰何如傳曰議意知道仍傳于政院曰領相右相皆
以別遣為當然此議得矣兵曹平安道守令照律入啓後一時還下
也○黃海道御史李震復 命以各浦所捉擲奸單字

龍
乙 浦 嫖 語

又浦阿郎不整事 入啓○憲府啓銀代事不見○弘文館副提

學宋世珩等上劄曰人君治國必以齊家為先家政之不齊由

人君一念之差徇於私昵之漸馴致偏係之萌排公議而不納

撓國法而不恤法之一撓而政令顛倒國非其國可不懼哉頃

者孝靜翁主之卒計音纔聞而駙馬下獄上下駭恠莫知其端

殿下歸罪於一女奴 天威甚重賴公論匡救 聖心開悟得

施輕典可謂與衆共之而定其罪也今有銀代者敢於中間逞

宵臆越國憲將已罪之人淫加捶榜殘虐困苦必死而後已是無

朝廷也無 殿下也 雖尋常殺人者 殿下猶以人命之重必

正典刑况此乃 殿下已與朝廷共議而定罪此人稔無國之

心肆行暴戾至於此極是宜 殿下發雷霆之怒以明示國法

之不暇今者臺官累日伏閣而未蒙俞允諫臣之劄雖或遷延

苟且輕重失序代事宜當先舉而 而亦可見公論之難掩

殿下諉諸宮禁之不重形迹之無驗牢拒不納曾不留省此實

臣等之所未解也事既昭著罪人斯得而亦不過奪爵出外之

微謹私昵之漸偏繫之萌遂至難遏臣等竊為殿下惜之方

豐加見殺之初外人皆以為如此之事前亦多出於此人之手

既殘傷數三人之命又躡殺新產之嬰兒如是而尚有所顧惜

撓萬世之定法乎既非殿下之所與知則隨公論所發快斷

而痛治之以示光明正大之美可也留難至此本憚從繩恐終

累聖德也趙義貞之無狀則重鑑所洞照竊聞翁主艱處

兩間回護委曲者不一再雖或有欲達天聰之事輒為此入

巧格而退銀代言於上則翁主家有故故不得入求云不言

阻父子宮闈禁密雖不知有此事然街論觸發豈無其由

殿下齊家之道何在浸潤之譖得行於至親之間情意不通以

致家政之乖隔使殿下有不中之舉者未必不由如此人為

之階也是不可使一日接踵於都城之內也殿下尚欲緩治

之乎法之不行自上先之故都城之下盜賊蝟起公然黨聚

闖入士人之家剗刃殺死而妻孥同傷者多至七八人而捕盜

之官視為尋常恬不動念夫捕盜之有將有佐將以禦暴客也

安寢街衢無意緝捕雖羣行威劫近在咫尺而望見縮頸斂手而避反侵平人以為免罪之謀劫於寇暴而不畏國法至於如此况臨敵之危什百於此脫有警急折衝禦侮其可望乎法之可畏有甚於彼故能竭力以盡其任今也無可畏之防而有苟免之計間有摘發擬罪而終必命棄一不依律古者重盜賊之禁重人命也任其責者縱盜賊以致殺越而莫之禦則與自殺者有何間焉而殿下必欲貫之哉詰奸刑暴司寇之職也而非徒置不禁斷雖或就擒不詳訊鞠旋即放釋無以懲惡而反肆報復之毒火其家殺其人以快其憤故明知盜賊之所存而人莫敢發後日之患將有不可勝言者且以寢園之變特遣朝臣方加推轡而猶不自戢更肆不道火其陵側之寺至再至三必焚蕩乃已寺之近陵者雖不當有彼頑悍之輩逞惡肆毒必於切近之處而無所顧忌王靈之不振安知不自此兆乎變故若此而視為偶然浹旬之後始因下吏之傳說得達于宸聰臣子之不以國事為心至於如是也近以倭奴絕和

當否已定廷議旋以一二人所見輒復撓改號令不一將使彼
虜得以窺我之淺深豈不有妨於國體乎臣等伏見人心之頑
悍法令之荒屈不忍容嘿敢進警說伏願 殿下留神焉荅曰觀
此上劄此人殺嬰兒之事今始聞之不能荅之當初豐加之黜
義貞以獻官方在享所托疾而棄出安有如此之事乎一日義
貞遣翁主親達豐加之事而翁主荅以非其時不可入義貞強
遣之將日暮詣闕予鴛責曰雖駙馬遣之非時詣闕必驚見聞
至即還去矣 銀代之事予已酌斟令收牒放黜矣女人之罪何
以加於此乎此予所不見也盜賊恣行不能禁戢事予意亦然
但觀捕盜將等緘荅之辭軍數不足未能周措如門外伏兵則果
非矣司寇主盜賊固當窮詰而求情疑之則審下之俾無置曖
昧之地無可疑則不可輕放而當置重典若不能詳察而放其
大賊則將必報復於前日所捉之人而必殺乃已此司寇所當
深察也陵寢之變自古今未有之事也方推未畢又火其寺此
亦一大變也已諭敬差官推之矣禮曹郎官已歸其處而不為

公文報曹而因曹吏偶說而啓之其邑

德豐守宰

鄭益

不即報監

司

遲洪

以不馳啓皆非矣當推之倭奴事彌令雖似不一遠慮不

可不計况已諭小二殿使去之豈有他議大抵人君齊家之事所

當慎察而近日之事未能及知而善處之國法所當嚴重而人

心之頑悍莫甚於此時皆予否德之所致豈不深省哉仍傳于

政院曰禮曹郎官京畿監司豐德郡守行公推考○尹殷輔議前

日因宋主事單字一行各人囚推時只令頭頭通事累加刑訊

者非謂別有所犯以推之無據欲窮訊一行管檢者耳權士義

若在喪者則當茲酷暑累受拷訊事未得實而必致傷生恐虧

哀有喪之意洪彥弼議通事等皆是泛濫之人例加刑訊以

懲其後來不可分其頭及以下者而為加刑與不加刑也然前受

刑通事等既為成例當從其例權士義宜加刑矣但以喪人氣

弱殞命可慮則不須加刑尹仁鏡議權士義以喪人不忍加刑

聖上欽恤之仁至矣然近者犯法者相繼而出不可不痛治姑

依前例加刑為當○庚辰下議啓單字于政院曰今觀議意則此通

事等皆無所據而如此盛暑數多加刑殞命可慮勿推可也○憲
府啓銀代事不可輕律定罪故臣等論執至於此極自 上以為

女人之罪何加於此乎女人微細過誤則容或未減如此中間構
亂專擅殺入者則近所未有而罪惡之大者也豈可以女人而容

恕乎此以不懲則無以畏婦寺之心他日縱恣必無紀極矣請
勿留難依律治罪近來赴京通事之輩冒禁售利縱恣無忌甚

至主事書所犯給付使臣其罪犯不可輕易推論今者李
名珪壬寅年之行押物以下則依前例金萬鈞之行只刑一次

上通事則以喪人亦免加刑犯禁之人無所懲戒至為未便
請並加刑窮極推考答曰銀代事已盡言之故不見通事等押

物以下人則依前例刑訊矣上通事如此盛暑多加刑訊則
徒為殞命而終不關於輕重故從大臣之議不加刑也○辛

巳領議政尹燮輔議太子出講雖云慶事古無遣使稱賀之
例常時中朝視我國為海外凡于慶事例不通諭近來赴京

使臣前後相望非徒進獻物件未易取辦西路凋弊倍甚於

前似難以傳聞肇開新例四學輪次官以本官直講以上兼差使有統屬如或不足以他官有經學者隨宜擇補上教允當左議政洪彥弼議臣嘗觀古中皇太子冠者有之未見有以出講書者中朝賀儀之有無雖未可知我國進賀決無前例且龔天使被論在外前日所奏亦未可期施方貢之物勿須預備四學輪次官初設之意專為儒生製述科次而置也蓋四學官員例多初登第之人似不決於儒生衆望而又能品藻儒生所製者不多故擇堂下官文臣能文者以他官輪定久矣成均館上下齋儒生甚多館員或訓誨或科次本職事重不暇兼帶四學四學檢舉之責本學官員可以為之右議政尹仁鏡議太子出講雖是慶事古無進賀之例不須預為之慮凡于進獻之物通諭後猶可及備四學輪次官例以能文者擇差其來已久若以成均館官員差送則本館亦有所掌且若有不合衆望者品藻儒生所製亦難依舊施行為當從殷輔議○大司諫具壽聃等啓曰臣等見弘文館劄字指臣等所論以遷延苟且輕重失序云顯

彼物論不可苟且在職請速適臣等之職答曰言辭雖逼弘文館所論非駁而言也勿辭○憲府啓銀代事不允○壬午禮曹啓曰留館倭人處以書契拒絕之事言之則客人言以留之而不送者不知緣何事而然也今乃始知拒絕之意如此也對馬島則辛丑年間來獻賊倭忠謹至矣於此可見慕義之至誠吾豈有他心乎以蚌梁之變疑吾等也若吾等為之則亦何敢來也業已來矣欲拜辭而歸且一倭病卧請以水路下歸云曹意則既已拒絕其言固不可聽明日出送何如傳曰如啓○憲府啓前事不允○傳于政院曰近者謝恩使沈光隨來通事趙範善持銀兩還送于其家之時為義州人首告今已命拿矣先是朴礪亦持銀兩還送于其家而潛付平安節度使軍官授去事一一掣朕初欲取利中原而不得入中原故還送其家罪可從輕自上不窮推有司亦不請推趙範善之罪與朴礪固無異焉今若推趙範善則朴礪亦可推也既不推朴礪而推範善前後各異何以為之議于三公○癸未憲府啓前事不允○甲

申尹啟輔議凡僉使萬戶自有職次若不擇授則侵漁之弊不
減於前備禦日疏務從權宜凡干關防重地不拘職次擇受似
當且僉使萬戶各其鎮中供給若不別為措置則例將責納於
到防之卒弊復如舊殊無擇任之意今該曹鎮將及軍官廩給
隨宜磨鍊以絕到防例物輸納之路何如洪彥所議僉使萬戶
例皆以侵漁為事愛恤軍卒不類於是者蓋寡當不拘職次擇
人以用朝有此論久矣然品秩資級載在國典不可輕改祇令
該司擇其中可用者循舊行之何如尹仁鏡議武臣雖有可用
者拘於職次不得為僉使萬戶果為未便然經司果為萬戶經
司直為僉使乃 祖宗朝通行之法不須肇開新例傳于政院
曰今觀領相之議予意如此衆論亦如此固當從之鎮將軍官
廩給亦隨宜磨鍊以絕到防收納之弊然今毀常法而如此廩
給則如或有不賢之人侵漁軍卒無所不為矣哀我民斯受弊
於兩端將至於流離失所則事多不實國法不得以行矣後或
有物論之紛紛則終必有改易之弊左右相議以為擇其中可

用循舊行之云今當從也○傳于政院曰前者雨澤周給故各
處祈雨之事姑令停行而近來天氣炎熱雨澤不降觀八道書
狀則亦不雨云前例旱則雖在七月而亦祈雨此意即言于禮
曹禮曹啓曰前日雖下雨高燥之田則不足云今至十餘日不
雨至為可慮前因下雨盤松池邊蜥蜴祈雨及五方龍祭皆停
之改擇日行之何如傳曰啓意至當但蜥蜴祈雨暑熱極難別
差醫官持相當藥救療可也又傳曰祈蜴祈雨獻官監察三日
露立如此炎蒸生死有關於不可為也他祭如雩祀為之可也○

憲府啓前事不允○以能萬公事下于政院曰沃溝居裴尚同

林充卒德林君妻姜氏常以一不來見行移沃溝一曰京房子

稱名入負漢死入以為裴尚同不意棄于德林君家前即逃

去俄而瀆死者姜氏以此意呈刑曹以相違移義禁府京房

子則以爲德林君家奴能萬打之云今漢城府檢死則實因牽打致

死願下有痕似非打處以是觀之似不可不推此人矣若能萬

故囚能萬刑訊一六上典之所打則此傷處似疑獄數多加刑關於殞命禁府亦以
為疑獄而取稟明朝議于大臣○乙酉尹殷輔議事干人各人
招辭則裴尚同致死似由病患但檢狀傷痕甚多又有人身要

害之處而屍帳內曰實因逢打致死殺人重事似難以事干招
辯擬為疑獄而有所輕重洪彥弼議裴尚同屍帳考見則額頤
肘臂等處被傷似是德林君家悍奴乘怒亂打以致殞命實因
亦以逢打致死填之則能萬受刑太輕依禁府所啓加刑得情
何如尹仁鏡議今觀推案裴尚同德林君家未到時語音艱澁
眼精痿黃勢將垂死然無傷處及到德林君家後身死又有緊
關傷處逢打致死明白且觀義禁府取稟之辭傷處與實因抵
牾屍身亦已腐爛更驗無據又無證左似涉疑獄然傷處究竟
間加刑能萬窮詰得情何如傳于政院曰裴尚同事議意與予
意同故從領相議○憲府啓前事不允○丙戌憲府啓前事不
允○丁亥臺諫啓前事不允○下平安道觀察使柳書狀大同
金半千呈大同館色掌文狀內今月初五日謝恩使沈光彥行
次通事權仁佐現捉黃金八塊重六斤五兩權仁佐則因平壤
但未知此金為真于政院曰今現捉權仁佐下義禁府金則未
能知云招味匠見之可也常時尚衣院臘藥時用金祭享所金
銀器改造時亦用金銀銀則我國所產若金則常買諸市上今

可置于尚衣院○尹啟輔議趙範善朴礪所犯迹同而實異朴礪則未越江前將其銀鐵付之李臯還送其家此則在所勿推趙範善賈還之銀似是北京買質之餘然情未現著今姑推閱觀其情迹初雖持歸旋恐受罪在此邊寄置於人而還推來則不必治罪洪彥弼議挾銀現露被罪者前後相望而奸濫百端犯者愈衆幾怒於主事已為可羞而至使播見於禮部其虧損我國貽譏者非細矣趙範善見推之事雖與朴礪相同其人謫詐情迹未可灼見第令詳訊嚴鞫徐審其所為而處之何如尹仁鏡議趙範善初雖為販鬻賈去知法重還持來似無罪矣不須推之下于政院曰趙範善犯銀與朴礪同故推與不推之意問于大臣而範善今一一承服招辭云赴京時無銀則不可得以連命以此賈持聞搜括嚴峻

現捉為慮所串館牆底埋置及還松前不可議得決之故議得

不打啓字還下○戊子臺諫再啓前事不允○弘文館副提學

宋世珩等上劄曰諫諍之任所以正君而匡國其處已論事一

出於正然後進退無顛倒之失愆謬有繩糾之美如或曠官失

職因循苟且不顧公論則君德之闕失時政之疵類誰得以正

之哉臣等伏見近日之居是任者指大司諫具壽鼎司諫慶渾

元唯守緩弛之規以長委靡之習至於公論顯發直斥其非而

尚不知警循例辭避亦且遲回顧望經日乃落憲府之指擬亦

非一再而聞若不聞恬然素位其處置乖宜進退苟且甚矣朝

廷之所賴以取正者唯耳目之官而其所為又至於此朝廷何

所賴而取正乎赴京之使勿差老疾已有傳教而今者連遣衰

白老臣指千秋使南世健跋涉遠路非徒有乖傳教之意倘於驅

馳疲憊之餘氣力有所不逮或失升降拜跪之禮於萬國會同

之時則豈但華人所見有所埋沒於人君體羣臣之道尤恐未

盡也前日李希雍取譏中朝事有可悔者焉朝廷大小之議公

同如是而萬里之行人所不樂故大臣欲避庇覆小嫌不以上

達臣等職在侍從不敢容默并進誓說傳于政院曰觀劄子有

居是位者唯守緩弛之規至於公論顯發直斥其非而尚不知

警亦且遲回顧望經日乃避云前劄雖有指斥之言而不甚故

諫院雖來辭職而亦不許諫院以此就職此劄所論果是彈駁之言耶政院若不知則問于弘文館以啓然後發落政院回啓曰前劄子但曰遷延苟且此劄則似顯說也答曰觀此劄子顯斥諫官不可在職遷之可也且使臣勿遣衰老之人事亦當但前者以堂上官文差故人物有餘依大臣所啓皆以二品以上差遣二品之中有老親則不遣有身病則不遣至於武臣若單使之行則予遣人物可謂之少也雖早白而年少則無妨然衰老則起居升降必不如年少之人令吏曹改差可也近來有司雖有傳教不顧其意連擬衰老之人行公推考以示違教之意○仁政門守直正兵李元弼上疏陳民弊二十五事政院啓曰此人上疏字有誤處文理不續難以解讀故令此人改誤處更進則自言本不能文云然陳弊不可不啓傳曰今觀此疏莫知指摘然似陳弊故今下該司自當為公事○已丑尹殷輔議今觀侍從上劄赴京使臣擇不衰老者差遣甚當但赴京之使每率例遣別遣并或多至十餘員而二品以上有數勢難一切

以二品差送考據 祖宗朝舊例雖武班單使可送者擇遣或
補以堂上官古也依舊例以二品為主擬差武臣可遣者及三
品堂上官并擬為當雖已差出者年若衰病行期尚遠則猶可
改之承旨差赴京使此乃新例然事出不獲已則不得不爾洪
彥弼議臣觀古者隣國相為遣使尚務擇人以備專對之具况
入貢中國使价尤宜慎簡在 祖宗朝一人而有五六度奉使
者 聖上即位之後亦有三四度奉使而去者為其專對之重
慎簡之審而然也文官三品者間有入歸之時此亦難擬以為
常武臣三品不可遣也承旨去官例當為使方在政院並擬使
臣前無其例使乎使乎古人重之一人雖屢入天朝未為害也
尹仁鏡議赴京之使以二品以上擇差俾之專對甚合事體但
近因乏人或以堂上或以衰病差送果為未便臣意除廣擬依
舊例備三望則該曹自當選擬從領相議○憲府再啓前事不
允○以宋麒壽為承政院同副承旨李滌為司諫院大司諫韓
澍為司諫閔荃為獻納趙光玉南宮忱為正言○庚寅憲府啓

曰大司憲林百齡前任吏曹參判時同參千秋使南世健擬望
今被推考不可在職正言南宮忱不愜物望不合言地請適

曰如啓○臺諫啓前事不允○以黃憲為議政府右參贊李彥

由為漢城府判尹鄭順朋為司憲府大司憲羅淑為弘文館直

提學○辛卯臺諫再啓前事不允傳于政院曰孝靜翁主之家

不得受祿而難繼三年之喪云春秋其賜米太各三十石以助

祭費○傳于政院曰今觀忠清道觀察使鄭漢啓本雖不知

某國之人而慮有唐人私自浮海而販賣日本為風呀漂乃至

我國之界固宜捉來干此而推問之也監司處以此意下書郎

送禁府郎官率來之時既經郡驛地分多定下人而但累日漂

流豈無飢饉况今暑雨亦慮疾病故救病之藥療治之人亦即

下送使中途無疾病可也○政院啓曰譯官洪謙到良才驛適

馬時逢忠清道水使池世軍官持啓本二十三日未時梁兪

大船一隻藍浦地黃竹島近處到泊兪使鄭世麟以為取倭或

放炮或射之唐人驚駭乘船漂向大洋只捕得一入而來臣整

齊軍器令軍官金崇直送黃竹島臣直走藍浦使來前疑問言
語形容皆似唐人帶及幘頭亦書體後乃知吾人無疑解加

食
考

領唐人而來禁府郎官醫負事何以為之傳曰禁府郎官

醫負皆命還可也禮曹啓曰前者唐人漂來則問於禮曹矣且委官往問則似不得今日內推之何以為之傳曰啓意固當委官則左相而承旨則羅世續可也軍官所啓皆送于委官處可也又傳曰觀此啓本則當下禮曹矣近來幸有賊倭之船皆令捕獲故谷海邊將若見荒唐船則以為賊倭而有用弓箭而捕之者焉若賢將則必不如是當審察而善處之傳于政院曰僉使巢戶無識如鄭世麟者差送故唐倭之不辨至於如此大抵敵加於已不得已應之可也雖知其唐人而急於邀功以唐人為倭人者居多既注已矣後日之有如此事亦可慮也八道及開城留守處以此意下書今後勿令如此可也鄭世麟之放砲縱射至為非矣令監司囚鄭世麟推考事卜諭亦可也○壬辰政院啓曰令推唐人言語不一至為奸詐初問居處或曰河間或曰福建問福建有何物則曰有某山即取大明一統志考之則果有之又問因何事到來則答曰以買銀事往日本為風所

漂而至此別無他言傳曰詳觀唐人李王乞所供之辭唐人為
是不可輕易處之遣史官命議于三公曰大凡唐人例於
遼東為客入送若南京人則奏聞入送例也此人乃福建人則
福建乃南京也不得已依前例奏聞矣然則冬至使行次時燕
奏聞何如乘船人向南云他處不無依泊之理若依泊見捉則
一時入送終不見捉則以此人奏聞何如洪彥弼議今日詳觀
唐人言語氣色為人內深多詐終日細推難得其情大槩雖是
福建之人其餘納洪辭緣未可盡信同舟人如得捕來則一時
詳鞫付送冬至使之行上教允當尹仁鏡議與彥弼議同
尹殷輔病不能起草以言啓曰今次唐人果是南京人不可不
奏聞千秋使雖不兼帶而聞冬至使亦不遠在逃唐人亦有被
捉之理雖小被捉入送於此行無妨傳曰依議得為之此意
言于禮曹且領相前者不平而近者似差今又不平云遣內醫
真又問之可也○臺諫再啓前事不允○癸巳臺諫再啓前事不
允○甲午臺諫再啓前事不允○乙未憲府再啓前事不允○

大司諫李滉等上劄曰人主之於國家處心行事一以至公不
容有一毫之私然後家政得而國法行苟或徇於私昵少有偏
係之失則家不能齊法不能行而危亡立至可不懼哉銀代以
凶險陰毒之人逢迎合意思眷特固宮禁之間主張權勢竊弄
威福非一朝一夕外間之人無不洞知而殿下獨陷於陰巧
之計不覺其奸猾之甚臣等感焉近者豐加之罪殿下已與
朝廷共議定律銀代乃於中間拘囚捶楚極其慘酷數旬而死
又宋寅所奸婢並其嬰兒而殺之其為殘虐甚矣凡民罔不慙
王法所不赦而殿下惑於偏係之辭左右欺蔽之言易以聽
信一國公論略不省納使罪大惡極之人縱釋不問其收牒放黜
豈足以懲惡殿下前者雖骨肉至親如有罪犯發於公論則
猶且割愛而獨於么麼一女多方掩護至於此極公論愈激而
天聽愈邈非徒臣等缺望閭巷之人私相竊議殿下不能明
察致有循私撓法之失人人解體豈不痛哉臣等備耳目之任
見殿下私一宮人牢拒公論毀官闡之政亂先王之法不

勝痛心不允○傳于吏曹判書申光漢等曰右承旨洪叙疇筮
 仕已久且可為方面之任故今特授忠清道觀察使欲給加而
 以其為堂上未以故不為且以其內臣故特言之獨善朴世煦
 亦筮仕已久之人且曾經三品若可為承旨則給加特授何如
 光漢等回啓曰朴世煦果可為承旨也○以洪叙疇為忠清道
 觀察使朴世煦為承政院同副承旨林億齡為弘文館應教德
泰有退休之志一時且有侵已之論故率妻閔起文為修撰○
子退居南鄉今已踰年始屢擢用而不訪
 丙申夜政院以醫員崔貴誠言啓曰領相尹啟痲疾自初昏至
 三更度數無定氣候沈困粥飲不進病勢至重云 上遣承旨
 宋麒壽問病麒壽回啓曰領相病不能起加朝服而言曰病勢
 深重 上恩至重而無他言傳曰知道史臣曰嗚呼人之將死
 其言也善斯古人之所慎重故大臣之病必卜相古也在 祖
 宗皆然而至今 上朝成希顏薦鄭光弼之類是也近者下無
 薦賢之臣上無求賢之志故斯禮遂廢可勝嘆哉當 上之問
 病也發輔之言止於如此侍者問曰無乃別有所達耶

啟輔曰 上不問臣臣何敢言云如有所言而不敢言者也○傳于
政院曰予本有齒痛證而痛則落矣今在齒又痛而搖動此齒若落
則飲食為難齒齲亦浮濃汁出焉可能以藥治耶此意已教諸藥
房而左承旨安珰知藥理云與提調同議以啟左承旨若下來則承
旨聞而言之可也內醫院提調姜顯左承旨安珰等問安仍啟曰自
上本有齒痛之證今不知何緣而復發也氣之冷熱及進御亦冷
物則皆足以復發請 下教然後議藥以啟傳曰此非大病勿
問安今觀證候熱氣風寒皆不可謂無不知緣某事而復發也
大抵風寒則必生熱氣故齒動時齒齲亦暈而熱似由風寒而
發也齒齲微浮出濃汁何以則可堅齒也姜顯等再啟曰先以
玉池散漱口次以清胃散服之以牢牙散外塗痛齒上且以篋
麻子莖熨咬痛齒之上而桑枝亦可用但牢牙散入羊脛骨非
容易可劑傳曰牢牙散入羊脛骨則不可為此殺羊而大祭亦
不遠隨宜得之以劑可也○大司憲鄭順朋大司諫李滌等合
司啟曰銀代凶悖擅殺之事彌月論啟非止為一人懲惡而已

如此罪大惡極之人縱釋不治則君德之累王法之廢其漸將
至於亂亡而不救所關非輕故臣等合司來啓請下禁府窮推
依律定罪答曰此事卿等累日論啓豈不計乎事干已閱事不
可不治故已量宜收牒放黜矣且豐加於銀代非凡人比也設
使下獄推之亦豈無斟酌乎銀代即翁主外祖母之弟與豐加似有奴主之分非如他殺人例
予嘗觀 祖宗朝故事內人下獄似以為難故欲效中朝故事
設掖廷獄而更計勢難故終止之耳予即位後有一內人下獄
推問而諫院上疏以為不可而竟止其事銀代則雖不足數而
揆之事體亦豈不難乎予不欲全釋其罪而即已斟酌治之再
啓不允○憲府啓曰龍安縣監慎蘭元正妻棄置農畝專不顧
問率妾赴任而其嫡子使不得進見所行乖戾不合臨民之官請
罷引儀南宮弼用心貪鄙又有邪謫之行欲貴人空地以造家舍而適值三司橫奸
以已無觀象監之官故不合朝官請罷軍資監正李夔本以驕
立標其處省價抑買妄之人者酒沉湎到處廢事不合長官請遞皆如啓○夜有氣蒼
白色起天中橫如匹練漸移于南良久乃滅○丁酉臺諫合司

啓前事至于七啓不允

中宗恭僖徽文昭武欽仁誠孝大王實錄卷之一百三

中宗皇帝文德皇后崩太子臨天下王實親喪八十四三

初崩至太子初不哭

(B)
732.55
4724
[v.11]
no.52
0194254

昭和五年十二月十五日印刷
昭和五年十二月二十日發行

(景李朝實錄太白山本)

京城帝國大學法文學部

京城府蓬萊町三丁目六十二番地

印刷所 朝鮮印刷株式會社

(B)
732.55
4724
[v.11]
no.52